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20

181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陳銘華主編



目 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 佛)
陳聯松 (北 加)
嶺南人 (曼 谷)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創刊31年紀念號

散文詩專頁

向 明	求教	4
余問耕	免疫	4
張 莖	鳶尾花、元宵燈會	4
陳聯松	默	4
王 渝	陌生人	5
袁國奇	斑馬線	5
鄭建青	感嘆詞、旅途	5
方壯霆	末日、隱私處	5
秋 原	口罩·乳罩	6
杜文輝	黑色的下午、拿槍的孩子、雕塑	6
陳銘華	新階級、口罩之外、優勝美地、隱形記	7
無 寒	陳銘華《散文詩五論》之論	7
耘 乙	十四行：散文詩人們	8

詩創作

葦 鳴	無題、秋夜辭	9
嚴 力	品牌、水的原理、四月的一天	10
魯 鳴	如此 In This Way	10
長 篙	我在等雨、不僅僅是人類、一朵金色的雲	10
林煥彰	會移動的樹、鮎魚的吻	11
銀 髮	癡人與醫生言病	11
佳桑古子	白鱒素描	11
魏鵬展	我在嘗試習慣	11
老 哈	將痛苦撕裂	11
杜風人	口罩	12
夏 子	生活	12
羅馬蘭	四月、萬丈光芒	12
水 央	鏡花水月、2020 的深秋	12
王性初	潛入冬的寂靜、冬日午後4點鐘	13
李國七	飛鳥與蟬	13
謝 勳	穿過夏夜	13
古 松	詩法同行：沒有色彩的內庭	14
于 中	柿餅	14
王 勇	插花、盆栽	14
張 耳	把死騙了，水騙了	15

蘇拉	羽、野鵝速寫	15
琉璃	網神、塗鴉的雲	15
伊沙	疫年暑假 六首	20
覃賢茂	黃昏之詩	20
桑克	波將金村	21
林忠成	埋、多足動物	21
章治萍	四處瀰漫著祭奠的味道	21
夢楚原	茅坑里的石頭、幻影	21
楊河山	放飛螢火蟲、深藍的夜	22
應帆	一隻天鵝	22
李斐	醬缸詩：文字碑	22
王耀東	陽光與詩	23
沙克	倒掉一幢大樓沒人在意、停車場	23
高潤清	數字之年	23
達文	致白雲、女孩、寶貝	24
宋遯	一張肖斯塔科維奇“革命”唱片	24
陳威宏	哪裡	24
遠方	入冬	25
林啟	機窗外、影	25
彭國全	這2020年的土地、家鄉的河	25
金敦	致但丁的《神曲》	25
嶺南人	心事如一片夕陽漸漸西沉、胡楊	26
冬夢	樹葬、一個空啤酒瓶醉臥在行人道上	26
張朴	一個讓出呼吸機的婆婆 二首	26
馮晏	另一種恐懼、碰到物體上的光	27
芄芄	看得見山的房子、四月的花園	27
林素玲	鬥雞、聖嬰節	27
陳韶華	黎明前的雁鳴、湖濱斷想	28
施漢威	小木屐	28
心水	千蝶屋、人間淨土	28
饒蕾	時代、數字	29
童童	映紅、遷徙	29
依雯	時間的告白	29
岸賢	致我們的少女	30
陳葆珍	火葬	30
思鄉	封存自己、在水一方、過往	30

美國新冠病毒疫情詩選		張子清選譯
邁克爾·羅森伯格	冠狀病毒流行自白	16
鮑勃·羅森塔爾	保持社交距離	16
南希·梅爾卡多	飽受折磨的美國 三首	17
柯帕爾·戈登	復活節週日的黎明 三首	18
梁志英	新冠病毒	18
約翰·德蘇薩	總統先生	19

譯詩

蘇拉	露易絲·蛤蠣殼詩選譯	31
陳殿興	萊蒙托夫／詩人之死	32
楊于軍	時間的織物／桑格塔·古普塔	33
岩子	格奧爾格·特拉克爾／自深深處	34
夢楚原	威廉·斯塔福德／秋風	34

評介

老G	永遠的任老師	35
方明	長空掛劍話傳奇	38
劉荒田	此“雙”何等遼闊	40
馬忠	為心靈安居	41
劉耀中	俄國詩人赫列勃尼科夫	42

詩訊

封底裡

■向明

求 教

一隻逗點大的小螞蟻對著一隻體型比它大百倍的蟑螂說：“我來跟你學倒立好不好？或者你教我如何能快速逃生。” 蟑螂剛剛撿到自小民嘴邊掉下來的一小塊餅屑，正手忙腳亂的忙得不可開交，沒空答腔。只好用平時難得張開的翅膀抖了抖，暗示飛起來逃走不是更快嗎！小螞蟻回頭看了看那一行跟在後面而來的同伴，知道它們這一伙沒那種飛起來的能耐，不再吭聲的繼續走它們永遠也未知的盲目行程。

（台北國際詩歌節，邀去報告秀陶散文詩的成就後，仿學秀陶的散文詩一首，以示學習心得。）

2020/10/11

■余問耕

免 疫

幾個月來，睜開雙眼，尚未下床，已然聽見，聽見叮叮之聲不絕如縷。只要點開手機，會發覺微信群裡數百近千訊息，視頻圖文並茂傳來，傳來兩極思維言論，各持己見吵吵嚷嚷；更有防疫古方家傳秘方名醫良方，使人頭昏腦脹無所適從。手機記憶亦難負荷。掛上口罩可防病毒侵入，洗手漱口可把病毒消滅。可要怎樣才能，才能免除耳目心神所受壓力？賦閒在家閱讀運動聽音樂，清潔整拾家居雜物藏書，翻譯詩作，也算忙個不亦樂乎！只要每天起來，先把微信各群聊天記錄刪除。

■張莖

鳶尾花

幾束落寞的花莖，斜插在花店的角落，近乎紫色的藍，靜靜綻放著看花人的心情，有意無意地反映了，頹廢的，羞赧的，和一些憔悴的昨夜

徬徨中，望著牆上一幅幾可亂真的複製畫。遠看近看，最像的，莫過於複製了畫家的嘆息，唉——一夜太長了，睡夢中的花期又過短，此外，僅僅留下一堆不安的顏色，在畫裡畫外掙扎著

元宵燈會

從鑼鼓和鞭炮聲，擁成一團的人潮中，穿梭出來，立刻就迷路了。在童年與那題猜不透的燈謎之間，完全失去了方向

曾經提燈籠的手，現在空虛了。可是跟在母親身後的腳步，怎麼走著走著便凌亂了，而且轉眼間，竟變得如此老邁？

不經意回望似近又遠的飄忽光影，彷彿看見兒時的紙糊花燈，依舊還亮著媽媽的心事；才恍然悟到，謎底應該也一直藏在那盞久久未熄的幽冥燈火裡

■陳聯松

默

沈默的時候，我們和石頭一樣，一樣的不動聲色；也和蘆葦一樣，一樣的堅韌。

身邊的萬物和我們一樣，都是被造。比如野草、森林、湖水、白雲，生機勃勃在它們裡面的那些東西，也充滿著我們的眼睛、鼻子和每一個角落，賦予我們以活力。

開口的時候，人類的高貴被顯明，同時也暴露了我們的卑劣、互不信任和互不包容的德性。

行動計劃的時候，彰顯了創造能力的超越性，也顯出人類利己之極致。

我們藝術時，彷彿是一群最豐盛善變的族類，也是一群最不能相互欣賞的動物。

詩無限地繁榮著，隔三差五的徵稿啟事，各種炫酷的《超世紀叢書》、《全世界之最》、《中國大詩會》夢幻般的湧來，彷彿只要置身其中便留名千古。

我眼裡的你，讀詩的時候最美。哪怕只是捧著一本書沈思，或者和書一起睡著，一起沈默不語。

你我沈默的時候，世間到處都是發光的金子。

9/25/2020

■王渝

陌生人

我坐在喜歡的這個角落，面對陽台的玻璃門，左邊窗外是一排公寓樓。此時看出去都是灰蒙蒙的天空。

令人遐想的灰蒙蒙，好像在問我：這一切過去你要做甚麼？

我要去那家 Rego Cafe，狹長的店裡有十來個座位。平常我天天早上都去那裡喝一杯咖啡，呆坐或看書。那裡的好處是無論我光臨多久，繼續是個陌生人。陌生人的身份讓我超自在。自從在家待了一陣之後，我的陌生人身份改變了，我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時時刻刻，我不自覺地四處尋覓那個失去了的陌生人。很累，很累。

我非常需要一杯咖啡。

2020年4月20日星期一

■袁國奇

斑馬線

一匹忍辱負重的斑馬，行走於大街小巷，任人蹂躪，也任由車輛碾壓。

一條行為的準則，生命的線譜與哲學，告誡你。

在生命面前，只要你自律，循規蹈距，不縱情於聲色犬馬，上帝就會垂憐於你，且多給你幾天時日。

然而，卻決不會多給你一次生命犯錯的機會。

因為，一次就足夠讓一支筆蘸滿鮮紅，畫一個圓圓的句號。

2020年寄自浙江紹興

■鄭建青

感歎詞

《克拉戀人》第一集中，女主角在車禍後看著鏡子中重新整容的臉蛋，不禁一歎，“哇塞，這是我嗎？”哇塞原是閩南方言中的一個髒詞，但語言的發展就是有味道，哇塞已髒成一種驚訝的感歎。一種詞解是：哇即我，塞即操。看來，省略了賓語的哇塞還是蠻自慰的。不過，去掉塞或操，哇作為感歎字，似乎又缺了點兒逗比的野味道。語總歸要驚人才好，是嗎？

wow, even the boat
is twerking
to her jazz

旅途

車子爬上山崗，眼前豁然一亮。被烏雲捂了一天的太陽居然在傍晚擠出一道血紅的熔岩。岩漿漫延，黑煤燃燒。漸漸地，西陞旌紅，層林奮袖，漸漸地，綿延起伏的旅途彷彿一道光陰起伏的波浪，你不踩油門衝一衝還真不過癮。

沙漠夜
車燈掃盡
秋月光

■方壯霆

末日

北美大陸，正用多彩的顏料，並摻和著，破紀錄攝氏五十度的熱浪，烏煙瘴氣的山火，慘淡無光的朝陽，嘶喉逃生的野鸚鵡，加上戴著口罩惶惶不可終日的（或視新冠病毒為謠傳而以身試法的）人類，完成著一幅世界末日的巨畫

至於白熱化的總統選舉，只不過是燙手畫面上一枚小小的印戳

2020年9月7日洛杉磯

隱私處

昨天，總統與夫人驗出新冠病毒陽性；今天，總統不單因發燒咳嗽吸氧住進了海軍醫院，而且他的全家都不甘情願但別無選擇地戴上印著白宮標誌的黑口罩。料想不到，高傲自大無法無天的國家領袖，最後也不得不屈服於一個小小的，連顯微鏡也看不出來的病毒

美國疫情失控的後果不堪，八百萬人感染，二十一萬死亡，過千萬失業，無數公司倒閉，街市蕭條，人心惶惶。只有口罩工業應運而生，如雨後春筍般通街可見；形狀、顏色、圖案，五花八門，不亞於頻臨倒閉的維多利亞店裏令人眩暈和想入非非的文胸和內褲

下班時，我在更衣室剛剛脫下手術衣，突然有同事進來，我手忙腳亂地不願穿褲，趕緊先把口罩戴嚴，頗具裸露大眾的尷尬。唉，遮蔽了幾個月後，本來最高上和最新開放的嘴巴和鼻子，不知不覺中竟超越了我們身體的“上部”和“下部”，成了最新、最重要，而且關得最嚴的隱私處

2020年10月2日洛杉磯

■秋原

口罩·乳罩

疫情肆虐，經濟蕭條，政治動盪，社會不安，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戲拈一則，聊以抒壓。

又：口的英文是 mouth。口罩是 mask。乳房是 breast。乳罩是 bra。兩組分別同一字母 M 和 B。造字之妙，絕不遜於謠言鬼話。是為記。

話說有一天口（M）向乳房（B 左）和（B 右）抱怨：

M：“我真的不曉得這些所謂醫學專家和左派份子，為了什麼新冠疫情，非要把我和鼻子蓋起來不可。他們不知道戴口罩有多難受，而且是侵犯個人自由嗎？”

B 左：“噢。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病毒主要是透過飛沫，呼吸系統傳播的。人人戴上口罩，保護自己，保護別人，可以大大減低傳染的危險，這是一種公民的責任和公德。”

M：“你們沒有聽到川大帝說嗎？新冠病毒只是跟流感差不多，最後也會自動消失。很多人就算感染了，身體也沒事。你們看。川大帝本人，他老人家儘管感染病毒，也只不過住院一兩天，出院後還不是那麼生龍活虎！之後他也不戴口罩，他說疫情嚴重的報導都是誇大的假新聞，叫大家不用害怕，照常上班，上學。”

B 右：“噢。左派其實並不喜歡戴罩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女權和性解放運動，女士們主張不戴乳罩。當時的男士樂不可支，幾乎紛紛要舉槍捍衛。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人們發覺長期不戴乳罩，乳房會下垂變形，愈大的下垂得愈厲害，大大影響身材的美觀。從此女士們又只好乖乖的戴上乳罩

。而且乳罩的花樣也愈來愈多，男士們也樂得轉向，享受欲蓋彌彰的情趣。”

B 左：“還有。川大帝不戴口罩，感染了病毒還是那麼生龍活虎，馬不停蹄的到處跑政治秀。你知道嗎？因為他沒有領導抗疫的能力。不敢面對現實。他不喜歡口罩。他只喜歡光著屁股的新衣。他頭戴皇冠，手握權柄，儘量地掩蓋疫情，自欺欺人，不管民眾的健康安危，比病毒更狠毒。他有特權護身，雖然感染，也安然無恙。比起一般平民百姓，何止是天壤之別。可憐的倒是那些追隨川大帝的義和團，也跟著把同樣也戴著皇冠，無聲無息，厲害的病毒不當一回事，結果往往是爆發群體感染，而且連帶傳染身邊的人，後悔莫及。”

B 右：“事實上，戴不戴乳罩是個人自由，不會影響別人。但是不戴口罩，確實是有傳染的危險。抗疫防疫本來就是一場沒有炮火和硝煙的戰爭，每個人都是戰士。戰士不戴鋼盔，自己除了死傷，更影響到整個軍隊的作戰能力。”

B 右：“新冠疫情的嚴重是血淋淋的事實，絕對不是假新聞。今天全美國確診案例已經超過二千多萬，死亡超過了二十五萬。這都是政府部門和醫療機構的數據，一點都假不了。”

B 左：“你想想看，人們為了健康和 safety，戴上口罩——而且也只有那麼薄薄的三兩層。等疫情過去了，不想戴的就不用戴了。看看我們，唉！人們僅僅為了愛美戴上乳罩——有的還加上一層層厚厚的海棉，一圈圈的鋼絲，又重又硬。我們就是這樣整天被罩得透不過氣，這種洋罪真的不曉得要受到何年何日?!”

2020·加利福尼亞·大疫·大選

■杜文輝

黑色的下午

一輛黑色的車，停在黑色的郊外，像一個黑色的 UFO，一枚炸彈，一個黑色的乳房、桑椹，黑色的箱子、合同、黑白片。

我是一只孱弱的槍口，在不遠處，燃燒了一個下午。

拿槍的孩子

拿槍的孩子在瞄什麼，槍裡有沒有子彈？我看見他們往裡鑲子彈。

他們瞄樹上的鳥，瞄鳥的歌唱、胸脯和飛翔。

他們互相瞄，在花牆、樹、柱子背後，玻璃背後，輪胎背後，人背後。分成兩派、三派、幾派，瞄對方的眼睛和頭。

雕塑

她的背影是一根刺，聚積了太多的冰火、鋒刃，塌陷，重建，鐵架，鐵鏽，玻璃和江河……

水與石頭混合的棱角，雲和影的流線、旋律，鳥的疲累，鳥將頭戳進膝子裡。

但是，一陣突來的風沙吹起她的長髮，我確信她是一個活的生命。

黑雲開始從那邊湧起，我輕輕擦過她身邊，沒有擦出溫度。

2020 年寄自甘肅

新階級

除了地球上沒有的東西，他們想擁有的幾乎皆能擁有，買獎買笑買假一次消費得起的不在話下；買房買車買官生產成本高昂的可分期付款……而像詩那樣分行的付款模式，也已經被貼上詩歌標籤交貨

大家都詩歌詩歌的詩起來了，詩歌人的詩人階級歷史該結束了吧

2019年3月26日

口罩之外

新冠狀大國的旗幟高高掛起，你的我的我有我的口沫橫飛

2020年3月24日

優勝美地

歲月流逝，山間留下古老的傳說；森林大火，焦土滋養年輕的樹芽；病毒過後，倖存者換得腐朽的青春……啊哈啊，這是一顆優勝劣汰、美不勝收的地球

2020年4月8日

隱形記

他揮舞著拳頭說：“我的病毒消失了”，他信誓旦旦地說：“病毒消失了”，他雞啄不斷地說：“我…我…我…”最後我聽到風吹過一陣回音：“我……消失了”

2020年10月12日

陳銘華的《散文詩五論》，初看書名以為是五篇評論文章。因論含析、評、述、議、辯之義。翻到目錄，方知是一本散文詩集，分五輯：詩論、政論、人論、齊物論和不論。詩人以散文詩的體裁崇論，就某一點有感而發，輔之以形象思維，當有別樣的清新。

第一輯重嘲諷。諷詩歌、詩歌人、詩歌界及詩歌節的荒唐。詩人看“歌”字尤為刺眼，喻其為“詩大腸某段長出的一顆結石。”想必這顆詩結石在詩人眼中足夠臭氣烘烘。誠然，好歌比許多詩歌要好，但好詩卻是好歌不能比的了，也沒有比的必要。曾翻過一本21世紀中國最佳散文詩選，多是抒發胸臆之作，浪漫多於敘事，歌詠多於諷喻。浪漫歌詠常流於言淺意顯，好些還加上一屁聲般的“啊”字，其可讀性可想而知。陳銘華的第一輯中，尤喜那首〈詩節〉。詩人極為用心地把“歌”字剔除，留一空格給讀者去填。不填即可讀為詩節，填即讀成詩歌節了。而“節”字用為雙關，既諷喻詩歌節又暗指其無節操。當然，怎樣的無節操，只有圈內的詩歌人知道了。此外，詩人亦諷“詩歌人”的浪漫之氣。如見到滿天的星星便雀躍歡騰。而“點讚”一詞重複三次，既挖苦了詩歌人的孤芳自賞，又強調了科技時代網絡帶給詩界的一種新現象。當然，“點讚”之現象不僅僅出自詩歌人，唱歌比賽的和教書育人的都有“點讚”的或要求他人“點讚”的。

如果第一輯是開胃酒，那麼第二輯即是一盤重酸諷的酸菜魚。如〈虛擬世界〉酸現實世界、〈與故友書〉以文白夾雜的語調酸古今的無奈與苦海、〈Lock Him Up〉酸“總”而不知所“統”之人、〈重返亞太〉借同時段訪東亞酸重返亞太之“奧”略，而千篇一律發酸的團遊，竟也讓詩人好好自酸／涮了一把，進而得出一種頓悟：最最愜意的旅遊其實不過是“靜靜住到洱海邊看一個黃昏的日落和一個早晨的日出、吃一尾酸菜煮的和一尾炭燒的海裡產的淡水魚是

多麼的快活”。海裡產的淡水魚想必是重返原鄉的三文魚了。若此，詩人亦是一尾洄游的魚了。這輯裡，〈裝假狗〉尤其令人叫絕。日澳兩隻西裝革履的裝假狗“互嗅屁股寒暄，然後搖頭擺尾地磨蹭到一個大輪胎前”涎著臉拍照。此詩的政治含義就不多贅筆了。這是一首題照詩（an ekphrastic poem）。這類詩在英語中較為常見，題照亦題畫，但非僅僅是描照描畫，而是在詩意上要有延展引伸的，有詩人用思的獨到之處。

第三輯論人。如〈在時間中旅行〉論詩人商禽，映透著對友人真摯的懷念。從在一個小書攤上尋得他的詩集到獲得他贈送的詩集，兩位詩人其實交往甚稀，言談甚少，但那種交往是輕鬆自在愉悅的，沒有年齡差異的陌生之隔。正因為二人均視君子之交淡如水，詩人才會發出在時間的長河裡“或許再會，或許不”再會的感慨。〈異鄉人〉論己。由訝異於自己的口音到自問今之歸屬，這是每個異鄉人都會面對的問題。詩人由原鄉異鄉之論也帶入了幾個怪而不怪的現象：邊境查水貨和入境的產婦。均涉及原鄉異鄉孰重孰輕的主旨，表達一種難論的疑惑。〈複製人〉系列八首論假人（也許某一天複製人會成為真人生活的一部份。所謂真亦假來假亦真。）其系列8尤其幽默，讀之令人嘖嗤一笑。〈七十年後〉論抗戰老兵及父親（兩者似可疊加）在抗戰中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概，而那種血脈相承的抗日決心便體現在每期新大陸詩刊上印著“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十個字。

第四輯齊物論。莊子的《齊物論》齊物我、彼此、是非、夭壽。詩人借題發揮自己的想像，一些詩情趣盎然意境清新，齊物我彼此。此輯收有數首寫狗的詩。讀過約翰伯里曼〈夢歌〉的讀者讀到陳詩〈尾巴〉時，可聯想到夢歌第14首中搖著尾巴的狗。〈尾巴〉齊是非表裡，意指人本身是充滿狗性的。再怎樣進化，兩條腿的動物與四條腿的是有些許共性的。如哈巴狗喻人搖尾乞憐，狼

十四行：散文詩人們

波德萊爾走避汽笛長鳴的回聲

狗喻人兇狠毒辣，喪家犬喻人可悲可憐，落水狗喻人可恨可打。詩人一轉念，形態不一的臀若能搖出蓬鬆的尾巴來，那又該齊的是什麼呢？也許暗喻人不如狗吧？〈霧〉齊物我相忘。這首喻狗的詩想像豐富、意象別緻、構思新穎。英詩中寫霧的意象詩最耳熟的該是桑德堡的短詩〈霧〉。兩段六行 21 字就活靈活現地勾勒出晨霧靜若貓蹣動若貓步的形態。陳銘華的〈霧〉詩奇特之處在於曉霧時而是一群虔誠的小善信上山朝拜，時而是飄到山腰實實在在的霧，時而又幻化為東聞西嗅或蹲在門中央朝著詩人嗨一聲的可愛小狗。而結尾的短短一行彷彿如點睛之筆，把朝拜的詩人又從現實帶入佛界，萬物皆虛無起來。因此，這首詩虛實相生，齊心齊物，想像由視覺意象轉化為聽覺與嗅覺意象，產生出一種通感效果讓人回味，進而獲得美感欣賞。

第五輯不論。題目有著抽象的疑問。不論詩、不論政、不論人、也不論齊物，什麼都不論的散文詩該論什麼呢？論雲遊四方品嚐美食、謁中山陵觀日環蝕，留印象在武夷山，起思緒在香港地鐵站，吃在澳門，行在西貢，探在蜀道，考在敦煌窟，還流連在清明上河圖裡。彷彿一切皆在不論中娓娓道來。雖說不論，但此輯的詩是值得論的，尤其是〈早餐〉和〈午後化導院〉兩首。因為結尾的短句具有俳句之味，竊以為這是兩首俳文詩（haibun），值得一讀。而那首〈吃去來〉倒是很能喚起讀者些許對故鄉的聯想與思考。故鄉成他鄉，而回憶總是一種回味，留駐在視覺聽覺味覺上，滲透著美好的痛苦。

簡言之，陳銘華的《散文詩五論》有俏皮的幽默、酸刻的嘲諷、甘苦的回憶、新奇的想像和別樣的視角，值得一讀。

2020年10月18日寫於青林

找一找，世上，首本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就報導，你會回家，帶著烈酒
急著往木墩上坐，你一飲而盡，空瓶隨意捨棄屋簷下
痛思社會改革的流言。一筆半筆的頹廢精神。歐洲文學人的相互輕蔑
究竟眼前，散文詩命名的悖論，可否戛然而止？（poeme en prose）
盛行的陰暗題材，對於你，許下創舉，更轉往，另一篇的構想：
當異鄉人牽手魅影，同處《雙人房》（*La Chambre double*）
彼此善良而莫測的夜話，合成門檻和牆限之間遺世的言辭
陸續打動了自己，七八年來，拱廊街、咖啡座跟酒館，完夢五十篇
不無來去匆匆，西方的散文詩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漸沉寂
一場淡霧，陪你走過，大都會的改道，在問路時
講出月臺方向的那個鄉下女人，倒向驢馬鞠躬，望著火車前進的速度
霧霾重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前夕，塞納河的兩岸，景象隱晦
無心再流連啦！波德萊爾走避汽笛長鳴的回聲（Charles Baudelaire）

商禽這一生還得奔乘計程車

你在斑馬線前企立，再不愁，位於這美麗的緯度上打鼾，模糊哼著
確實如此，已想好捷徑，快到下一個街口的小商販
你坦蕩點化，哪兒能購買，兩款優異版《遙遠的催眠》
越能早日讓戰爭和瘟疫，在錯誤而稀奇的機率裏
將我們，當作悄悄的安息；你向我，不合邏輯的敘述
我們將永遠虛榮，縱使感冒一秒鐘，要偷學好上帝
不錯！準保超現實主義，絕對卸載，沒節約的時空
當你跟隨鐘擺，調配甦醒的肉體，反向拉伸，油桐花隱藏的折疊
商禽這一生還得奔乘計程車，在追趕，逃亡的天空
悼念每盞路燈，支離失落，另一個又另一個，心理象限
也給長頸鹿，陌生地仰望，歲月的籍貫
你會多寫，日常元素，在提昇中，那麼多的前衛譏諷
正為鑰匙、鴿子、滅火機等，用腳思想
約定在夢或者黎明，散文詩諳練，而潛意識……

秀陶有一雙會飛的手

每一次聽讀，你的口承詩啟，定時開放，在屬於不會孤獨的版面
藉由抱團的生態系，將你的發想，如期坦誠，報知新大陸
你那隻手，曾停寫，就堅定結伴去歇息
復工就想到光影，運用自己的磊落，迅捷熱身
試問，哪一個個喚醒的訊息，當一口氣提示
轉述有一雙手，放鴿，放魚去聽演講哩，關乎漂漂亮亮的民主？
你跟蹤，門神和灶神的第一個直覺，一經調整
對比兩個壁鐘的寓言，多得時間的破譯
而偶爾遨遊，最是體驗的均衡
在你眸裏霎時閃光，印象所言會，逆旅也呼滿風響
隨你證實，竟要多走一步；方能抵達，你剛說完的意境
呵呵！待過五界之間，紀錄一行行，拓荒的散文詩
總讓自己回歸，生命從此更加原本和渾厚
文學史當然來喝采！要知，秀陶有一雙會飛的手（引用同名詩集）

陳銘華分開三個時區收治鄉愁

在你同航班上，鄰座那女人，說明返鄉整容，復興當年的稚氣和土氣
而你也有意，拔掉智慧齒，換來渾口，釋迦果的滋味
你才想起納蘭性德，剛讀懂，山竹的腹語
當雛菊未開，誰家邀約紅毛丹啊，倒嚇怕陶淵明！要修改東籬的起稿
大學剛錄取，一時愣神，沒有馬車，怎跟莎士比亞共乘，吊唁商籟體
繆斯開著自行車，祇閒逛，愚人節當天的路線
經你招一招手，更多了一眾遊子，爭相投稿，一本詩刊叫《新大陸》
賣書找回的硬幣，跌散一地，僅僅為躲閃，曇花一現
凡此種種，幾已成，春天的遊戲
你哪一隻背包，多年以來，可以裝得下天梯、防腐劑、以及童話世界
更湊合了，散文與詩，卻又為何不成全，詩與歌呢？
還是多聊聊，當筆觸，走訪天涯，百千趨於長安城、堤城和洛城
交結地緣思維，陳銘華分開三個時區收治鄉愁
且看聽一名亞熱帶詩人，捧上榴槤，傳神道來：散文詩

●散文詩專頁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	于 中	\$50	支
謝	嚴 力	\$200	持

■ 葦鳴

無 題

思維形上成一個又一個的夢，一頭
灰黑色的鷹起飛。

情緒下降成一次又一次純慾望的拷
打，一個火山爆發後的熔岩洞。

有些行屍走肉妥協成偉大的平凡，
過著市井之徒的尋常日子。

2020.10.23 初稿 2020.10.27 修訂

秋夜辭

良夜明月了秋風
吹涼了一片自焚中的黃葉

一聲嘆息
或一個期待

黎明之後嚴冬之前
藍天白雲

昨天的花還未完全凋謝
明春的苗總會漸漸綠

我們就微笑吧
不為了什麼

後記：
抗拒媚俗的非主流詩人
注定要被放逐和自我放逐
於主流之外遠離詩國的群眾

2020.10.30. 深夜

■ 嚴力

品 牌

因為骨節與機械的差別
就越來越突出了手工製作的情調
仔細地琢磨進去
不僅僅是雙手後悔創造了機械
而是生活對它們的飢渴
更具有人奶味

在雙手成為品牌的同時
我們更要懸掛上雙腿的廣告
因為在腳工製作的方向裡
具有濃厚體味的品牌風景
就會向世界的背後狠狠地撲去

水的原理

就像中國六、七十年代的
假領子案件
印證了特殊時期時
人類不滅的審美本能
所以在許多家庭的床前明月光
被高樓貪污的今天
我們就在床前
多點了幾盞投射在地的台燈
儘管如此相似的案子還有很多
但在慾望陪審團面前
都將被逐一撤訴
根據就是：
不存在水
被水
拖下了水

四月的一天

樹群發芽
花朵綻放
藍天下到處是陽光哺乳的場景

■ 魯鳴

如此 In This Way

花落不一定結果，只為綻放
我和你在陽光下沐浴，多好！你沒有走開
此刻，下午五點，天已朦朧，我們開始回家
冷嗎？我豎起大衣領子。你說，我很瀟灑

我有兩副藍牙無線耳機，一副給你
可你卻變成了沉默
我一錯再錯，沒有這份細膩
關於狗貓離去的故事，分明告訴我
簡單的愛很美，很出奇

我喜歡說故事，在搖籃時就已開始
你呢，天生就注定孤獨一輩子？
這個問題是生命最高境界，只有我知其味
那就不要管別人，明天會出太陽

我們都很年輕
一切剛剛起步，宛若新生
相握的力量盎然生機，穿越數碼
你有勇氣面對這份禮物
那就一定擁有做你自己的更好時候

這是一條路，花開依舊
天已黑了，你願意做夜裡行走的孩子嗎

2020年寄自紐約

異化的城市人在街邊的樹底下
一驚一乍地放飛著感嘆
我也扯拉著這樣的風箏
而伴隨人們散步節奏的車輪
無聲地從側面滑過去
甚至包括警車

但平和與無聲
則讓想批判點什麼的思想
覺得這一天有點無聊

■ 長篙

我在等雨

你在等車嗎
不，我在等雨……

秋風中
收到一則消息
我開始沉思

公車一輛輛駛過
並不是想要的線路

不僅僅是人類

你看，塵世的物
樹木及掉落的葉子
山川及河流
以及蟲子與細胞的分裂

喜怒哀樂
生老病死

都要通過時間的磨礪
都要接受陽光與黑暗的輪回

在這個立體的空間
糾纏不休

一朵金色的雲

雲，呈多種顏色
有的是白色，或者黑色……

可是，你無法知道她的本色
因為光的緣故

此刻，你卻無法抑制一種喜悅
那是一朵金色的雲

在金色的雲層下
是金色的村莊
金色的河流

■林煥彰

會移動的樹

我是一棵樹，一棵
香樟樹；
我選擇移動……

在雨中
我會移動；我選擇
做自己的傘……

我是一棵
會移動的樹，在雨中
我選擇散步……

鮎魚的吻 —— 礁溪龍潭湖所見

吻。圓圓厚厚，
鮎魚的吻，
親嘴
親水

在龍潭湖中，每一張嘴
張嘴，都圓圓的
親吻著湖水，
一個泡泡，一個
泡泡
漾開；
。。。。。
圓，圓圓的親水

親親，親親
湖面上的陽光，
親親，輕輕跳躍
閃爍的
陽光

牠們像儀隊，整齊劃一
牠們，向前
整齊
退後，追逐湖面上的
陽光，嬉戲……

■銀髮

癡人與醫生言病

醫生
今次我的血癌末期檢測
評估結果如何

你想吃什麼就去吃吧
你想買什麼就買吧
你想到哪裡去旅遊就去吧

可是
現在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橫行
恐怕不適宜呢

那麼
就安安靜靜的呆在家裡
準備後事吧

2020-03-01 北卡

■魏鵬展

我在嘗試習慣

筆尖不能向上
經歷年月
斷了的墨乾涸了
魚尾紋輕輕掃上
胭脂
你曾說不愛女人
上妝
一支牙刷添上
一支牙刷
我在熟悉的空
間中嘗試習慣

2020年10月31夜於香港

■佳桑古子

白鱓素描

放心……
所有的物種都在
有序的滅絕
幸好化石記住了恐龍的王朝
星球也是
每個晚上遇見的都是死亡的恆星
我們的星球
正在醞釀新的戰爭
殺戮……
無視生物或非生物
只是上帝困頓時的哈欠

2020年寄自雲南

■老哈

將痛苦撕裂

請將你所遭遇的痛苦撕裂
無情成為無數的碎片
恰如組成時間的點滴刹那
用心地去仔細品味
就在你不留神間
一剎那凝結成一個鐘點
一個鐘點又演變成為一天
很快一天竟又蔓延成為了一年
一年又一年緩慢移動的進程
風馳電掣般閃過你的眼前
迷茫中睜開疲憊的雙眼
你會突然發現
人的一ance就這樣一去不返

2020.9.21

■杜風人

口 罩

問天翁 高高飛
問高高在上的蒼天
為什麼地球上已經沒有言論自由
一陣狂風暴雨 滴下一句古語
沉默是金

註：問天翁乃神州一種鳥名。

■夏子

生 活

我們遠嗎
舊友和新友在臉書翻臉了
我們近嗎
你的輪廓我看不清
我們相愛嗎
編織各自的夢後墜入陌生的網糾纏
我們相知嗎
隔著一幀照不見五蘊的修圖照
別過臉去我們分手吧
雲端照舊瘋轉一百條微信
今天醒了嗎
為何還閉著昨夜的眼睛
生活是一隻嗷嗷待哺的獸
我們須踏進每日的廟宇
去反覆熬煮一句
看似索然的
偈

2020年寄自北加州

■羅馬蘭

四 月

四月
我想找一位有同樣銀行密碼的人

因為桃花
宛如櫻花
一夜燦爛

透過空氣
區分牡丹與芍藥
認清草本和木本
以及紫荊、紫薇
的細節
不要激動，紫藤
的左旋、右旋
並列兩個極端
被我們忽視

又夢見了他
容顏未改
是否在聽
老屋的掛鐘
快了一秒

天色漸深
覆蓋了
極左的四月

2019/4/26

萬丈光芒

——給盛夏

光是一條線索
彎下腰
挽起影子
皮膚不翼而飛

■水央

鏡花水月

不可說
不可說
這只是夢境
人生都是
一場大夢
照見的
不過是虛實間
你自己
夢裡的
美夢

6/16/20

2020 的深秋

陽台上寒風中的
六把扶手椅
披上今冬第一件雪衣
正排列整齊危襟正坐
圍著鋪滿雪的石桌
神情肅穆
商討入冬的大事

10/30/2020

熱是另一種線索
半伏在光中
互為因果
請和時間共赴良辰

遠方的少年呵
心懷巨石，側身，放下、變硬的陽光
無限接近透明

2020/6/26

■王性初

潛入冬的寂靜

自從厭倦了勇敢之後
匿跡的朦朧驅散了暮秋光景
浮躁都急不可耐地消散
四周開始了最後的寂靜

晚秋收拾完蒼涼的田野
小動物們結束了繁忙的派對
鑽洞的鑽洞儲物的儲物
各自尋找安樂的冬季

遠樹脫落了身上的黃衣
擁擠不堪的都市變得理性
盛宴業已顯得蕭條
節日後的高溫驟然冷卻

鞍馬放逐於生態的原野
殘酷的現實漸漸安於現狀
瘋狂的網購歇斯底里
失去刺激的安息有了保證

2019/11/11

冬日午後 4 點鐘

天空陰沉得似是而非
夕陽躲在雲窩裡修身養性
蠻橫的北風沿街攔劫
連縮著脖子的老嫗也遭不幸

大街小巷狼藉成垃圾博覽會
一堆堆枯葉是偽裝的碉堡
監視著晦暗的高樓民居

眼前不時走過襤褸的遊民
哆嗦著凌亂不堪的足跡
櫥窗裡的模特餓得兩眼發直

■李國七

飛鳥與蟬

夜讀墨子親知聞知說知，從理論出發
試圖演繹世間萬物實際狀況
零散憤青與權力集團繼續博弈
戰爭消息起自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
諸如此類，恪守事物可操作性本質
時到中秋，提燈小孩走過驚起不知名飛鳥
穿插未識別雜音，像落雨敲打瓦屋簷
夏天已過，絕對不是蟬兒的事
疲憊閉眼，游離剎那來到老子的無為
無為並非不作為，不作為嘛
以祖國特色，領導隨便說說到哪兒是哪兒
隨從者極其腦殘然而卻有符合實情
這不作為又將延續多長時間呢？
回歸現實就是微信信息不停不休
各種微商販賣茶葉字畫養生健康
封閉環境造就各種擦鞋理論
一下子參與國際時事，一下子
臺海南海一系列站著不腰疼折騰
第二波疫情防範告示，2020年無新鮮事
臨窗歎息，情緒是河底鵝卵石的漆黑與濕漉
一再低落，想起遠方我愛的一個人
遙遠，猶如驚起掠過飛鳥還是消聲滅跡應季蟬

給自己穿上死氣沉沉的壽衣

冬日的午後讓時節半身不遂
剩下一口氣將伙同聖誕老人
度過今年日曆最後的派對

2019/11/10

■謝勳

穿過夏夜

三百公里的時速
寂寞在
福爾摩沙西部
簌簌高鐵
穿過
濃郁的漆黑
拖曳著
這一片平坦的夏夜

以風馳的姿勢
直奔半世紀前
那些泛黃日子裡
鐵軌沈吟著
隆隆隆隆
憨厚的低語
彈奏著樸實
日子的拍子

窗外遠處
飄浮的
光點閃爍著
那永不熄滅的
流螢般的童年

旅泊的歲月
忽明忽暗，在千里外
今宵
這葡萄酒般
清涼的夜
我仰望
我留戀在南國
星空的茫茫中
在當下與回憶之間
幽幽的飄忽中

10/23/20 初稿 10/24/20 初改

■古松

詩法同行：

沒有色彩的內庭

你說你不是要迴避
卻蒙著雙眼在風中哭訴
金鐘樓頭有千色飛舞
色彩都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你被孤獨的遺棄
周遭的冷眼一如利箭
衝擊著血液內千個彷徨
奧林匹斯山上倒影搖晃
色彩投射在你臉上紛然
卻畫不出一道彩虹
風雨驟來的顫慄蠕動
揮不掉的混沌鏘然
灑一地主觀的公正
法律在千色中被折磨
庭上是怔忡怨對
庭外是謾罵叫囂
沒有人明白你色盲的雙眼
在只有黑白的內庭中
痛苦地尋找錯對

是非黑白都有一連串裝飾
證人台上表演一如奧斯卡
嚶嚶的泣聲背後
有險側的眼神投射
在所有旋轉的證詞中
重重複複淹沒了
法律的公正
你眼眸中有千般無助
是誰在台下擠出笑容
誤導你法制的尊嚴
總是有人刻意塗抹
總是有人明目張膽
無論你在千絲萬縷中彷徨
如何孤獨地踐踏自己

■于中

柿餅

飽經風霜的我
終於修成
正果

10/3/20 修正於休士頓

如何在厚厚千頁的黑白中
仔細地鑄出真相
指責依然讓你東歪西倒
公正沒有中庸之道
是非黑白是唯一的單子
你在對錯中摒棄了千色
二〇二〇年的庚子仍在焚燒
世紀以來的法思瑟縮
過往的成就變得蹉跎
你的心低迷卻沒有偏差
多少層疊都是虛無
除了黑白以外甚麼色彩也沒有
你依然在灰燼中撿拾
無視千色將你瘦成
乾枯的夢魘

所有的逃避都無濟於事
庭外的詛咒顫抖
判詞以外依舊一臉悠然
轉身卻見滴滴鮮紅下墜
你在“輿論”中悄然隱痛

誰在導演著一輯無知的鬧劇
抬頭望法制的星辰
依然閃爍

2020年寄自香港

■王勇

插花

滿山遍野的季節
被截肢斷首後
仍然沒有自由
囚禁在
富麗堂皇的豪宅

陣亡的花
殘障的枝
傾吐著冷氣的颯颯
總有一雙手
來拔弄
逝去的風騷
想要喚醒
往日的傳奇

燈光下
我們正以
獨特的姿式
在侷限的空間
倔強地復活

盆栽

恆以禁固的自由
反抗，反抗所有
扭曲的限制

春江花月夜的旋律
旋轉我們超越極限的
身姿

我們不屈地
仰首
長嘯
在你們踏爛的朱門

2020年9月13日菲律賓

■張耳

把死騙了，水騙了

當然那裡的海統統不算
因為統統承受負壓，因為本體
負面和
負面的未占卜
無論水，火，土
生（出聲的聲，不是身受的身）
騙上車，騙上馬，現在你騙上人
騎脖子拉稀術反覆實施
已經很地道，也
騙了生，騙了
死都騙了金騙了銀騙了
騙不了種種的負面和
十四億人的熱乾麵。

番茄熟了，冷杉搖頭
入秋之後小蔥的
風一定就是歐菲俄斯計劃彈奏
騙走尤麗蒂絲的歌聲。陽光的負面
七弦豎琴如訴如傾，心聲道情
是書面語還是口頭語？

上路吧，既然我們聽不清
風領走了樹，樹領走了
野獸，野獸領走了
愛人，金髮的歐菲俄斯
領走了陰曹地府的雨，血，已經
疼痛死去的太陽。他們未生的
女兒呢，叫什麼名字？
八百年，還是五千金，九月
馬上就要被騙上去了。

2020年寄自西雅圖

■蘇拉

羽

像兩片瓷在空中一擊
如許。白色的叮噠

在暴風的屋緣
風一樣寂靜

用水聲回望

在那手指彎曲的光芒裡
出現的是什麼？

替我說出

野鵝速寫

翅膀下
飛行的湖
變幻的光點
是風的愉悅

坐在蔚藍的邊際
像一隻野鵝
失明於堅實的綠意
與花的轟鳴

無數春天
跳動著來臨
濺起閃耀的水花
在失去的下午
不斷墜入

2020年寄自紐約

■琉璃

網神

我排隊、看美展
牌子上寫著——超聯結

導覽員說；這些是網神
擺在，
無限延伸的玻璃鏡裡，
他們說，這是教堂

螢幕上的神，
各自說自己成神的故事
神前，放著他們的供物
手機

MP3

鍵盤 滑鼠

平板

塗鴉的雲

花東縱谷的天空，
是給雲，繪圖的
雲大師
愛怎麼畫就怎麼畫
誰也管不住

縱谷的樹，伸長身子
也構不上天
只好讓雲
天天在天上亂塗鴉

2020年寄自新竹

美國新冠病毒疫情詩選

◎張子清 選譯

■邁克爾·羅森伯格

Michael Rothenberg (1951-)。出生於佛羅里達州邁阿密。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圖書館駐館詩人。主編詩人系列叢書。出版十多種書籍，其中最近出版的詩集包括《畫陰影》(2016)、《醒來與夢想》(2017)和英語和西班牙語雙語版《無限期拘留：狗的故事》(2017)。他的《大橋在線期刊》(Big Bridge online journal)一直是美國後垮掉派詩人的中流砥柱，他的《十萬詩人促變革》(100 Thousand Poets for Change)收錄了歐美和其他地區的詩人的作品，已經世界聞名。

冠狀病毒流行自白

我不知道你的情況，
但是，我經常洗手，
和我平時一樣，最低限度
控制強迫性官能症已到了極點。
我開始產生綠色和紅色的幻覺，
到處飄浮著日冕。好的一面是，
我總是知道我的鑰匙放在哪裡。

聽我說，你說共和黨人不相信
和民主黨人一樣保持社交距離？
這是否意味著共和黨人在11月
選舉中會有更高的投票率，
還是會有更多的人死去？
政治把我搞糊塗了。

煙熏三文魚和奶酪放在
真正的罌粟籽麵包圈上
會很好吃，但對於病毒
從蝙蝠身上傳到豬身上，
再傳到豬排上，再傳
給武漢的那個男人的
傳聞，我很想是這樣。
嘿，那將是一首很棒的歌。①
吃蝙蝠的貓，吃孩子的貓，

吃鱒魚的貓，吃豬的貓，②
查德·加迪亞！③

不，您不應該舔信封來封口。
病毒的起源？當諾亞帶領
創造的生物進入方舟時，
有兩個戴著皇冠的毒菌。
你得接受事實，不然
我們就不能談這個話題。
頭條新聞：“美國人為
他們生命中最悲傷、
最艱難的一週做準備。”

昨晚我吃了豬排和紅薯，
唱逾越節的歌。我在想，對於
我來說，在冠狀病毒流行
這段時間是否會比我兒子
去世的這一週更艱難更悲傷？
我很驚訝報紙知道這麼多。
鬱悶？嚴峻？我生來就沮喪。
當我從我媽媽體內出來時，
醫生對我說：“別哭了，
事情會好起來的。”接著
是莊嚴而喜慶的割禮。
“他現在是猶太人了！”

■鮑勃·羅森塔爾

Bob Rosenthal, (1950-)：生於芝加哥。紐約市立學院碩士，1976。艾倫·金斯堡的秘書(1977-1997)；金斯堡遺產執行人(1997-至今)；曾任赫施爾高中教師(2006-2016)。詩集：《晨詩》，1971、《關於肉體的謊言》，1976、《粗魯的覺醒》，1982、《英蓮》1986和《十一首詩篇》，1989。散文集：《清理紐約》，1976、《小書房》，2016和《一直圍繞著艾倫：管理艾倫·金斯堡的事務》，2019；與比爾·摩根合編《最佳頭腦：向艾倫·金斯堡致敬》，1986。戲劇：與鮑勃·霍爾曼合著戲劇《重力的原因》，1974、《阿爾卑斯山妓女》，1975、《兩百年自殺》，1976和《清除牧場》，1989。

保持社交距離

一、
社交距離並不是一個新概念，
但它是一個流行詞。1973年，
當我開始在曼哈頓當步行信使時，
我注意到人們通常會在自己周圍
留出6英尺空間，即使是在地鐵裡……
今天我們將社交距離重置為6英尺！
我看見一個愛開玩笑的人，
面前有一根六英尺長的捲尺。
我懷疑我們將不再會有零距離了，
時尚的口罩將專為通勤設計。

二、
今天我必須再鼓起勇氣
試著去喬氏超市買食品。
我想在外面排隊等候，
保持適當的距離。
我覺得時間越來越近了。
一種失落感漸漸形成；
我們無法讓美國再次偉大。
美國不是今天的主題。
讓我們讓世界再次偉大。
我對太陽能很感興趣。
脫離電網的時間是一種
有價值的社交距離形式。
時間並不能排除電網故障。
它並沒有像城市的社會壓力
那樣緊迫。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沉思道，
即使一個人在鄉村，還是自我孤立；
他打了個盹，然後被驚醒了。
他錯過了什麼？他可能要步行
5英里到一家鄉村商店，那裡
有一週前的舊新聞，
但保持關注是人類的本能。
今天外出尋找食物就是
尋找真正的新聞

三、
購物真是太棒了。
我在街上等著。
15分鐘。一出一入。
店內基本都是存貨，
正在保持社交距離。
輕鬆購物！但我還是喝了咖啡，
還有意大利麵和再加料的餅乾。
快速結帳；大量工人重新進貨。
我大部份時間都戴著牛仔面巾。

四、
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史蒂夫和艾米。
他們是城鄉猶太教堂的信徒。
我問他們是否嘗試過虛擬禮拜。沒有。
我對他們說，我想為艾倫·金斯堡
做祈禱，但要和大家一起做。
我正考慮建議舉行一次快速祈禱班，
明天中午在湯普金斯廣場，以便
我念禱文。我想起附近的猶太人，
接著給他們發郵件。我想排成
一個人與人保持距離的大圓圈。
十分鐘準備一分鐘祈禱，
然後分散，停止。就像
演即興藝術表演劇一樣。

■南希·梅爾卡多

Nancy Mercado (1959) 出生於新澤西州大西洋城。紐約大學碩士 (1989)，賓漢頓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博士 (2004)。兩種文學雜誌主編。其中《生態詩歌》(Eco-Poetry) (2013 - 至今)。出版：《它涉及瘋狂》(2000)；《拉斯特雷斯·赫爾馬斯》(2017)。獲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200 強之一 (2019)；瑪麗亞·德卡斯特羅·布萊克獎 (2019)；羅格斯大學拉丁美洲藝術和文化中心獎 (2018)；美國終身成就圖書獎 (2017)；克利福德·克拉克特別研究獎 (2003) 和艾倫·金斯堡詩獎榮譽獎 (1993) 等。

飽受折磨的美國

只有一場瘟疫才能使
佔領白宮的惡性心理具體化，

它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一場
大規模的人類屠殺
被儲存在 U 型運貨卡車裡。

需要一場瘟疫戳穿種種謊言，
我們生活在美國，背負著
它唯利是圖的真相，背負著
它腐爛的法律，這些被
當選的貪婪之徒所撿食。

需要一場瘟疫認識
戴著紅色棒球帽的小醜，
可以自由地聚集突擊步槍，
認識缺乏特權的文盲和飢餓的人
排著幾英哩的隊去到食品庫，
興高采烈地揮舞著髒兮兮的邦聯旗幟。

必須得經歷一場瘟疫，
發現我們虛幻的生活：
出售給我們的倉鼠輪④，
向著人為的夢想，
向著現實裡的無去處，
一直在它上面滾動。

需要一場瘟疫認識
我們是這個美國的孤兒，
我們被那些懶洋洋的精英們
不惜任何代價給毀了，
他們在我們的血泊中沐浴。

一場瘟疫讓我們從這個美國夢中
醒來，看到我們的孩子被囚禁，
我們的父母親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屠殺，我們的家陷在煤煙水裡。

我們的土地上到處都是
石油管道，隨意排放，
侵蝕著生機勃勃的山谷。
在邪惡的黑暗層下，
毀滅著我們的未來。

在美國的大街上
我們必須通過一場瘟疫
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們決定性的反抗，
我們最後的復興

因果報應

地球轟然停止了
我們空虛而瘋狂的生存
停止了馬拉松式的塑料生產，
瓦解了全球股市，
關閉了無處不在的貪婪。

地球轟然停止了
我們數百萬美元的遊戲，
原油市場崩潰，
停止了我們令人興奮的狩獵，
停止了我們吃倉庫儲備的血淋淋肉，
停止了我們對土地的殘酷踐踏，
結束了我們的天空污染，
結束了我們玷污水獸出生的家園。

在一聲雷鳴般的拍擊聲中，
地球瞬間停止運轉，
使我們失去了控制，
停止了我們把山頂砍掉，
停止了我們對樹木群落的屠殺，
停止了我們對大象、鯨魚和虎寶寶
的瘋狂殺戮，
停止了對長輩、母親和女孩的殺戮。

日復一日的警笛聲不斷，
我們的存在停止了，
一場新的瘟疫開始了，
我們的大規模死亡發動了。

你做的瘟疫夢

在另一天，
在充滿光明和生動的
超現實場景的夢裡，
雨和灰色的天空
將是值得慶祝的。
但現在的夢想變成了噩夢：
清理污穢不堪的倉庫，
搬運沾滿灰灰的箱子。

■柯帕爾·戈登

Kirpal Gordon (1952 -) : 出生於紐約。獲福特漢姆大學林肯中心學士，1974；亞利桑那大學碩士，1979。主要著作：《圓的地球，開闊的天空》(小說)，2011；《抒情奇跡：向偉大的美國歌本致敬》(散文詩)，2020；《去騎音樂》(小說)，2015；《暮光之城紐約：哥譚^⑤怪誕故事精選》(故事集)，2013；《說說說》(爵士詩歌 CD，與克萊爾戴利樂隊合作)，2007。

復活節週日的黎明

“荒野是世界的保護。”

——亨利·大衛·梭羅

沒有飛機在機場上空盤旋的嗡嗡聲。
馬路上沒有汽車的呼嘯聲。
後院鳥兒唧唧喳喳，流水潺潺。

我住在皇后區法拉盛的那條街上，簡直就是聯合國的大熔爐。中國人，韓國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希臘人，西西里人，愛爾蘭人，非裔美國人。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英語來表達彼此的關心和睦鄰友好。

也許新冠病毒給我們帶來的最好的東西是更少的激烈競爭，更多的安靜空間。減少對疾病而彼此間的分裂，增加對公共利益的倍增。
就像耶穌說的那樣：我們在這個母親身邊！

除了蝙蝠，大自然母親給我們送來的是：提醒我們，當我們殺死荒野，荒野也會殺死我們。
我們不是被這種病毒召喚來管理這個星球的嗎？

害怕呼吸，害怕不呼吸

八分四十六秒。⑥

一名警察宣誓要為公眾服務和保護公眾對喬治·弗洛伊德卡住脖子毫不留情。

“我喘不過氣來，”他說。他的話現在到處流傳。

兩週的兩班倒。

一個發誓要治癒而不傷害病人的醫生看著屍體在埃爾姆赫斯特總醫院超限。

“我喘不過氣來，”他說，“因為病毒到處都是。”

不可預知

誰知道我們在接吻、唱歌或越境時互相殘殺？

誰知道“新冠病毒是個騙局”慶祝聚會上的人都會死去？⑦

誰知道不戴口罩遮住嘴巴、鼻子的人就會丟面子？

誰知道新冠病毒在美國的病毒中心是皇后區的科羅納？⑧

■梁志英

Russell C. Leong (1950-) : 生於加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和戲劇藝術碩士，1990。留校工作，該校前《美亞雜誌》主編，城市大學論壇創始主編，亨特學院/紐約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出版：詩集《鳳凰之眼和其他故事》。獲獎：美國圖書獎。

新冠病毒

10年前的2009年，世界被劃分為豬和鳥的疾病——
分成各種噱頭的名字，諸如

“非典”、“艾滋”和“流感”。

從舌頭到淡紫色的舌頭，
通過潮濕珍珠般的唾液、
血液和不受保護的性愛
進入，病毒跳到人類的
DNA設計上，導致突變，
偏離正常。

到2020年，世界不再被動物
或邊界所分割，而是被新冠病毒
移動和飛沫所緊緊地環繞。
這種病毒可以在擁擠的
機場自動扶梯或電影院大廳內
翻飛、跳躍、傳播到各個國家。

新冠病毒在冷熱不均的世界各大洲
展翅飛翔，粘在人們的手指和喉嚨上，
那裡首相和教皇在金色的陽台上發
表講話。

而普通人——貧窮的工人、單身母親、
送貨員，總是被從瓦楞鐵皮屋頂
落下的煤煙雨弄得手忙腳亂。

世界嘶嘶地警告外來的精靈
和被取代的基因，那就別吻我。
我現在不會碰你。

我把脫掉的衣服和鞋子扔門口。
不論何時我們用中餐，
不把飯菜分給任何人。

我們只是流行病和政客們的
最新棋子，因為人們正在
努力從政府倉庫裡獲得面具、
呼吸機、手套和床，而這些
倉庫裡裝滿了戰利品和黃金。

人臨終時總是言簡意賅：
她或他，通過N-95口罩
對愛人說最後一句話，
咽最後一口氣，
流下最後一滴眼淚。

■約翰·德蘇薩

John A. DeSouza (1964): 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多倫多大學學士 (1992)。多倫多大學普拉特詩獎的亞軍。1994年移居美國，在在線出版和信息產業工作，也為道瓊斯公司和其他公司和初創公司工作。目前是該領域的顧問。

總統先生

你沉船般傾斜後露出的種種貨色^⑨
在另外被打掉牙又無力回答
而露出血腥的笑容者中間，^⑩
像兔子蹦跳似的愚蠢地跳舞。

那場失敗的勝利之後的揚威^⑪
包括無數無人飛機的攻擊、
在國外造成混亂，吼叫
著反烏托邦的流言蜚語，^⑫
電視奴隸逃跑了，^⑬一個
簡單的黑白世界被抹黑了。

黑白抹煞也表現在這裡：
來自阿肯色州的總統，
聲音悅耳動聽，^⑭嗜好年輕女子；
另一個清教徒式的非裔美國總統，
卻懷著受制於政治制度的夢想。^⑮

如今流行病夜間遠足慢跑時
摔了一個特大的大跟頭，^⑯
那麼多男性領導人帶口罩^⑰
進行著塗鴉似的噴霧。

盒裝的耐克鞋，有翅膀的
勝利，運動員的時髦
或帶著諷刺的竊笑。^⑱
一場運動的勝利，躍過
生死之間的冥河。
骨折——脖子扭斷。^⑲
激動的夜晚，眼睛冒火，
暴力人群在行動。^⑳

①指下面逾越節上唱的歌，暗諷上面所說的病毒最後傳染給那個武漢男人的傳聞。

②這些都是病毒傳染的誇張說法。

③這是一首猶太人在逾越節家宴結束時唱的歌。逾越節家宴是猶太人的儀式盛宴，標誌著逾越節的開始。作者是猶太人。

④倉鼠在輪圈中奔跑時，輪圈會不停地反覆轉動。

⑤指白人警察卡住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脖子窒息而死的時間。

⑥哥譚 (Gotham)：紐約市的別稱。

⑦作者自注：“新冠病毒是一個騙局”是一個聚會的名稱，美國人在參加一個有感染者的聚會時，故意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⑧新冠病毒在英文裡有兩個稱呼 1. Covid-19；2. the Corona virus，後一個稱呼正好類同於紐約市內地名皇后區 (Queens) 的科羅娜 (Corona)。所以，這裡是幽默的雙關語。

⑨根據漢學家伊霍爾·奧列霍維奇·皮德海尼解釋，這裡的 list 不是指一般的清單列表，而是指當一艘船在下沉時傾斜到一邊時所列出的東西 (也許這是對這位總統的一個恰當的比喻)。

⑩根據作者解釋，這個複合圖像是一個可笑的角色，一只腳跳起來，牙齒被打掉，試圖證明一個站不住腳的立場是正確的。——下面除了兩處漢學家皮德海尼作的腳注外，其餘“根據作者解釋”略省，腳注均出自作者本人。這是一首語言詩導向的詩，情節跳躍性大，很複雜，所以腳注多。

⑪暗指第二次海灣戰爭，也包括第一次。

⑫這這個國家幾乎總是一分為二。一個人的謊言可能是另一個人的真理，這取決於你願意接受什麼樣的敘述。

⑬這使人聯想起 70 年代播出的《根》連續劇中黑人奴隸逃跑景象，美國人開始考慮許多白人對大多數黑人犯下的歷史罪行，暗指當下非裔美國人遭受白人警察迫害的一連串事件。

⑭根據皮德海尼解釋，Drawl 指克林頓總統的聲音很迷人，或者說很誘人，甜甜的，慢吞吞的，像蜂蜜、糖漿或糖蜜。

⑮根據皮德海尼解釋，這裡的“機械化”更多的是國家或制度本身，特別是民主黨的“發動機”製造出一位黑人總統，作為治理國家的新希望“夢想”的經過淨化的代表。他們的候選人實際上對白人很有吸引力，因為從本質上說，他仍然體現了許多“保守的白人價值觀”，而且最終對黑人的影響沒有預期的那麼大。根據作者解釋，這裡暗示：如果這些總統都有他們的錯誤，那對現任總統來說又意味著什麼呢？

⑯這裡暗指現任總統，他的口頭禪是特大 (huge)。隱含的答案是，這裡出現一種干擾，表面上維護“法律和秩序”，實際上是迎合他白人至上、種族主義者的基礎，並為他早些時候處理流行病時犯下的錯誤逃避責任。相反，他在許多城市的街道上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反對警察暴行和種族主義，這是美國文化核心的挑戰和歷史現實。

⑰指歷史上的領導人 (男性、白人) 的雕像，甚至包括開國元勳華盛頓和傑斐遜的雕像，他們都是奴隸主。這裡是對種族主義的現任總統含蓄批評。

⑱耐克鞋在黑人運動員中很受歡迎，白人也喜歡穿，希望像黑人一樣“酷”。順便說一句，是由低收入工人在國外製造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以長翅膀的希臘勝利女神耐克的名字命名。作為一個象徵，在這裡代表著為商業而非道德辯護的反常行為。

⑲這裡指警察對抗議活動的暴力回應。也讓人聯想到從前白人對黑人所作的私刑——絞刑。

⑳這裡暗指歷史上白人暴力人群在晚上拿著火對黑人進行私刑，大喊大叫，使人聯想到當下的晚上與警察對峙時，當局對抗議者大喊大叫一樣。

●美國新冠病毒疫情詩選

■伊沙

疫年暑假

半年來第一次
出行、出城、出省
除了滿眼口罩
似乎也沒什麼不同
不同的是自己的心
老在提醒自己：
“世界不同了！”

地鐵上的鄰座

距離還是拉不開
地鐵上的鄰座
是個中年婦女
正在打手機：
“新申請的學會不批
必須死一個
再批一個……”
我側目而視
哦，權力好大呀
因為脫了褲子
才能放屁者太多

高鐵上

過道那邊的
綿陽老哥
走南闖北
健談話多
從鼠年必有災說起
談到當前世界局勢
我趕忙把話題
又到綿陽美食

■覃賢茂

車過城固

車過城固
停車兩分
下車抽煙
想起此地產的
老牌名酒
城固大曲
想當年
向陽院裡
叔叔們
搞到兩瓶時
臉上綻放出
如沐春風的表情
我還清楚記得

那年頭沒有 老乾媽

入川途中
想起大學時代
我的川渝籍同學
每逢開學
抱著一大罐辣椒
坐兩天一夜火車
到北京
一大罐辣椒
被同舍同學
一星期分食光
真的很殘忍

盤點

朋友相見
盤點故人
健康最大之敵
餐桌與酒桌

2020年寄自西安

黃昏之詩

之六

除了黃昏，你還有想要的更多動心嗎？除了
在夢中，你把花瓶打碎，你打碎了那時間秘密凝固的
形式
還有那些早已成形的虛無，你不應該吧
還在一遍一遍，猛扣著三月半掩的楊柳的門

是什麼樣的日子？誰在生病，發燒？空寂無人的城市
留下我如此的冷靜。街道上店鋪的封條，還有那些口罩
誰想要遮掩什麼？現實鏽跡斑斑的殘酷，如工廠停工
的機器
不只是，世界的焦慮，不只是，我的虛脫無力

但是，告訴她吧，春風，不會因為一杯酒而沉醉
告訴她，橘花尚在枝頭，翠色如煙如訴，但是不要
看向花園的外面，“因為，我已經在你的視線的外面”
就算已經被你看穿，“但是，我來不及了，怎麼辦？”

之七

院子外面有人在說話，聽不清，也不想聽清
“那時的黃昏就是一個花瓶，是燕子的飛翔把它打碎的”
“黃昏只是在不停地告別，我們何嘗不是在不不停地告別”
外面的雨雲，和回憶一樣的真切，但那是另一回事

或者，那時，我並不在意你想說什麼。事物的本身
只有在言語中，才能獲得真正的意義。承認吧
所有的黃昏都是一樣的，像每天的，無所作為
虛無成形之時，它又欣然地，把自己打碎

今天，種了花，種了菜，種了兩顆李子樹
不要因為南瓜籽的發芽，而倍感驚喜
重要的不是內容，是頹廢，呈現出了物質的形式
泥土的沉重，在雨後，填滿了園丁的心情

2020年寄自南京

■桑克

波將金村

看起來接近戰艦，
而且不限於鄉村。
知識多的人懂的；
知識少的人只是
不知道自己懂得。

金黃的柑橘只是
裡面隱居著一位
破敗的棉絮道士；
驗收的會計如何
能夠分辨泥中的

沙子以及無辜的
白米粒或黃豆粒。
美術師的小技藝
正在成長為顯學，
而他的世界早已

不再是你的舞台。
白色的泡沫材料，
在反覆塗抹之後，
正在取代身後的
建築立面與側面。

你何曾想過今夜
穿過的街道兩側
正在呈現的僅是
他們創造的幻覺。
燈光幫襯多及時！

陰影反擊多及時！
還有寒冷的冰雪，
還有寒冷的帳篷，
還有寒冷的墨水，
在心裡及時助威。

有台階但是不叫
什麼敖德薩台階。
友誼路過街通道，
斯大林公園岸堤，
隣雪覆蓋諸台階。

2020年寄自哈爾濱

■林忠成

埋

打印機啾啾啾打印著屋裡的夢
一匹白馬在屋頂跑遠
月光沿著石階漲價
讓花花草草買不起入場券
有一人深深跌入井裡
水龍頭輕輕下載水鬼

有人臨死前交代 一定要往深處埋
在深深的土地下更安靜
有利於冥思
有利於死得更徹底

多足動物

有一隻蟑螂從斯大林格勒戰場爬回來
歐洲人的夢裡爬出節肢動物
成群結隊的北風吹白了人們的頭髮
洪水漲得比夢境還高

洪水是一種過度抒情
乾旱是節慾行為
是天空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
牆壁上全是多肢動物留下的痕跡
一個黑衣人在悄悄打掃田野
一座墳墓用20年移動了半米

■夢楚原

茅坑里的石頭

這塊石頭，本來
與別的石頭
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只因掉在茅坑里
便讓歷代人認識

■章治萍

四處瀰漫著祭奠的味道

或許，這味道好極了
像尚未黃透的樹葉之間的白雲
不知所以然地飄臨四方
又像我們不知所以然地蜷縮在四域
洪水來了，或者颶風來了，或者
什麼的牛鬼蛇神來了，我們就出動
死在四方，如果是我們命中注定的
那麼，祭奠的味道便瀰漫在每一天
每一個地方，人擠人，或者獨自一人
都會成為一個個操場，運動著的一絲一毫
其實，莫過於墳塋之上的一株蒿草
或者聽不清看不真的號角，漸漸
更加蒼茫而迷離

猶如此時異常的喧嘩，在四處
或許，正注入新鮮的氣味
從有序的無門處而來，卻從無序的
有門處而去。不論，他被長輩牽拉著
或者他被小輩祭奠著。我總在這裡
呼出氣息，品嚼四周的光影，或者
早已在不知不覺時，遁入了空門

2020年10月寄自江蘇

幻

白天空氣中的一個泡沫
晚上紅牆上的一道黑影

影

夢裡的化妝舞會
長河中的烏托邦

只待一陣風吹來，一切消散
如同一縷青煙
如同一團迷霧
天堂、地獄，大門敞開……

■楊河山

放飛螢火蟲

別放飛螢火蟲了，它們不想飛，
它們不想被人放著飛，
它們不想在這兒飛，以這種方式飛，
它們不是氣球，或者孔明燈，
別讓它們這麼飛，飛就是讓這些美麗的小蟲
去死。每個螢火蟲都有它們
獨特的燈光照明方式，
一閃一閃的，像汽車的警示燈，
那絕對是禁止的意思，
是拒絕，是憤怒，是哀求——。
別放飛螢火蟲了，它們不想飛不想飛不想飛，
不想在這兒飛，以這種方式飛，
它們不想死，它們想回到屬於它們的天然的田野。

深藍的夜

這個深藍色的夜晚，藍的令人驚詫，
轉瞬之間沒了，剛才它
還在這兒。那麼藍，那麼藍，
比小學生使用的藍墨水
還藍。但現在它完全變成黑的了，
我不喜歡黑，喜歡剛才
那種深邃的藍，比小學生的藍，
而我就在這藍色的夜晚呆過。
我想起這種藍或許因為剛剛下了一場雨，
滿天的雲朵，浸透了黃昏之後
返照的光輝，但也許僅僅
只是藍，沒有任何原因和理由。
單純的深邃的藍，我喜歡，
願意長久沉浸於這半夢半醒的情調之中。
我的靈魂，我所有的詩，
已經擁有的或者早已逝去的愛，
好像這藍色全部能包容。
我願意將它們全部放置在這樣的
夜晚中，注視它們，
享受它們，然後與它們一起轉入最深的暗夜。

2020.8.5 寄自哈爾濱

■應帆

一隻天鵝

長頸橫放
橙紅色的喙
如楓如扇的蹼
都埋藏在耀眼的潔白之下

在湖邊的草叢裡
你只是一團耀眼的白
羽身起伏凹凸
堅硬啞默如同一尊
未能完美的大理石雕像

我們看過並驚訝於你
曼妙的飛翔和優雅的游弋
卻從沒想像過你
或許累了倦了的時刻

不遠的湖面上
其它天鵝們成雙成對
悠哉游哉
像極了芭蕾舞和愛情的樣子

只是你
疲倦落寞的白色謎團
在夏末的草叢裡
做過什麼樣的夢
在夢裡唱過什麼樣的歌

或者你
只是跟我一樣
有著不可言說的
中年的隱痛與哀傷

親愛的表弟
這些日子我時常想起你
恰恰十二歲的漂亮和狡黠
多事之年的夏天
我遙遙知道你燦爛的生命

■李斐

醬缸詩：文字碑

老陳的陳舊書房陳年書籍
在一個發霉季節
蠹蟲排列雄壯
配備全副武裝
書架翻轉來放
文字從書頁被趕出來哭泣
老陳來電說話需要我幫忙
欲把書籍放在後院掘土埋葬
好讓鳥獸觀畫圖花木添形狀
故此請我用木塊來誌文立碑
可是我的智商實是水皮
頭皮想破也只能給老陳
寫下大字三個“文字悲”

2020 寄自紐約

嘎然而止

如同一隻天鵝飛走
飛向未知的湖面或者天空
你甚至沒有
我們甚至沒有
一支天鵝的歌

出現總是偶然
離去卻必須義無反顧

最後一個夏日的午後
很多事物啞默
如一隻憂傷的天鵝

2020 寄自紐約

■王耀東

陽光與詩

我把詩寫進陽光裡
想像力聽到了風的邀請
鑽進了無意識的土裡
鐵門上砸鐵釘 月亮上響起了門鈴
突然天宇開了一個小洞

我在田頭上望月
月光向我微笑
我的翅膀開了
是對陽光的渴望張開了眼睛

於是 我把詩句寫在陽光上
藍天為我打開了一本無際的稿紙
一層層的靈光 從土縫裡出現
盛氣凌人的快感把詩意開啟

海浪上有我焦急的呼喚
跌倒爬起來 正是我少小的年紀
沙漠中的駱駝 駝著我的夢境遠行
陽光舉起墨筆替我書寫腳下的筆跡

我的詩在跳
我的歌在飛
播種田園的熱淚撒在地上
我的詩變成了成熟的穀粒

腳下的路
有彎有曲有直
天上的陽光呼喊著熱情
春風不斷演奏著前行的樂曲

詩啊就這樣
傾聽著天上陽光新鮮的感知
一步就是一顆星星
書寫著自我醒來的真實

2015年2月18日於北京

■沙克

倒掉一幢大樓 沒人在意

倒掉一幢大樓沒人在意
更多大樓豎立起來
倒掉一個社區沒人在意
更新社區豎立起來
倒掉一座城市沒人在意
更美城市豎立起來
倒掉生態環境沒人在意
更多人群咳嗽起來

天塌地裂也沒人在意
一家一戶關起門來
倒掉一只瓷瓶有人心痛
那是花十塊錢買的
太多汗水白淌了沒人在意
太多的自損沒人在意

停車場

路燈下的鐵殼的虱子
趴在橫七豎八街巷的肚臍裡
沉睡無窮。
一只虱子醒著，哼著德語歌曲
路牙邊
茅草裡的蝸蝸在伴奏

早晨。車燈在霧靄、發動機尾氣中
尋找出路。
中午。晴空下的肚臍是空蕩的球場
趴著一只半年不動的虱子
它產自1998年
只愛唱歌，不愛奔跑
等著我報廢

虱子、肚臍，城市的長進

■高潤清

數字之年

據說庚子年是以數字堆砌而成
在歷史的遺跡上如此
令人憂鬱

也許史官來不及算計
卻成考據學的論辯
多少才是真相
模糊的奈何橋

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太久遠
韓戰、越戰、兩伊戰爭也成過去式
至於阿富汗與敘利亞仍有些距離
亞美尼亞與阿薩拜疆也不過是
小菜一盤
然而蝙蝠引爆的墓碑卻無以計數

廿一世紀的數據難以捉摸
以老鼠咬破的災難日以繼夜
從武漢擴散全球從未間斷
一場沒有煙硝的幽靈正吞噬
而人類總以人定勝天戲說未來
當口罩、防護衣、酒精以億兆算計
人類的眼淚終究敵擋不了
COVID-19

一場每日以六位數起算的哀悼
何時停歇

2020年寄自台北

互相啃咬與依賴
伴隨內與外的節奏、病灶和安逸
目前
我騎自行車出行。

2020年寄自江蘇淮安

■ 達文

致白雲

從意大利回來
天就沒有晴朗過
雖然颱風已經遠去
你依然飄無定形

空虛啊
就連白晝我也打燈籠
尋找你的影子

對著照片就可以寫詩
彷彿從未嘗試過愛情
失魂落魄在風景外
你的幻象越暗淡
暮色越清晰

你欠我的風景
溶盡你的魂魄

女 孩

不要急著為我拍照
先讓亮透的燭光
遮擋我的淚

如果真要記錄長夜
請聚焦土壤中
開始萌芽的驪歌

寶 貝

她彷彿與孤獨無關
最愛衝浪
把晚霞剪成窗紗

她在半夜裡放唱片
試圖覆蓋寒冷

■ 宋 遯

一張肖斯塔科維奇 “革命”唱片

——給 Sofia Zaichenko

“索菲婭是傘的意思，不只是在阿赫瑪托娃的詩裡。”這是誰在我耳邊低語。在妳拒絕接著聆聽那張肖斯塔科維奇的“革命”唱片的時候

“我會忘記，我會慟哭，猶如我還不曾翻譯你的詩。”

在這裡說南方話，形成了新的鐵幕
我只看過妳的冷雨側顏，在地鐵裡跟著那些消防隊員之後。

在 1959 年的肖斯塔科維奇從那本他從未打開的書裡抽出妳的照片辨認之後——

是的，在 1959 年有另一個妳。

在 1937 或 1921 有另一個將照片放入書中的妳，要等到 2016 年七月的那個黃昏，“留下妳和我。”但是在那一天，命運留下了更多的人

等妳說漢語——等妳用茨維塔耶娃說
等妳用帕斯捷爾納克那最難辨認的口音說
等妳自己攜帶的大提琴
在遊行的深雪中變成中提琴說

“親愛的索菲婭，為什麼我不理解普希金。”這裡有，每一把傘上的滅火器。就有足夠的夜鶯幫妳將聖彼得堡換成澳門就有退休的空姐幫妳辨認出白軍檢查站被錯誤翻譯的中文：

“在埃里溫我租了教授的房子。現在我們往西餐廳走。”那張黑白的一個半房間的照片羅伯特·察杜梁從沒有給妳看。照片上的書櫥裡塞滿了旋律公司的唱片。

“如果她們這樣來消滅小提琴手們，但是我的老師還穿著皮裙子。”

■ 陳威宏

哪 裡

憂傷哪裡的星期二
電影，風才是不管名稱
我宿命論的旅人

水波皺紋，髮白的
落羽松也沉浸
在擁抱裡黃昏的戀人

祕魯日曬色的沼澤
反覆覺醒，是否衰老又年輕的呼吸
透顯了夢的弧形邊境？

天色埋藏的藍鯨齒骨
它曾是我某一世
不能割捨的慾望肉體

此生寫殘廢軟殼
耽溺的蟹足跡，原來：
擱淺的單字群湧自幻覺深處

你雪般的記憶片片羽落
開散。真的，我不眷戀再見的手勢了
再見。

2020 年寄自新北市

在 1937 年妳從沒聽過的這些唱片
讓妳在 2016 年詩人寓所聽過的音樂
全部失真

“妳留下的字只有繆斯可以微弱地辨認。索菲婭的傘在妳沒有舉傘的每一張照片上，用烏克蘭語下著雨。”

——如果繆斯也能幫助她辨認

在埃里溫的香港是一首詩
但是妳卻突然看見在迎面的街角有過馬路的

穿攝影背心的綠度母塗綠妳透過去的
流目中蕩漾的山巒大地。

2020 年 1 月 10 日北京

■遠方

入 冬

放輕鬆一些
前面沒有警戒綫
沒有雷區
記著
你只是一個旅行者
觀光客
不是探險家
初冬的路
還是那麼明媚坦蕩
初冬的白樺樹
會向你致敬
初冬的女人
甚至更加妖嬈水靈
放心去吧
深入的腹地
已經異化
已經被改造
何況不是還有人說過嗎
冬天來了
有春天相隨

■彭國全

這 2020 年的土地

沙石都漚腐發臭
黏上雙唇苦入口
噲得懸崖打噴嚏
噴出鼻涕響潺潺的瀑布

千千萬萬條雨線扯下眼簾
天閉了眼
不想多看
美利堅臭氣瀰漫不可聞
這是什麼慘象
害得人人帶著口罩

家鄉的河 ——烽火角

為什麼河口這麼闊
那是笑得合不攏嘴
一波一浪輕快流暢

過去呢？因泛濫
雙唇張開的兩岸
哭得死去活來
張大口喘氣

2020 年寄自紐約

■金敦

致但丁的《神曲》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但丁，神聖的凡間詩人
夢中相遇暗戀過的情人靈魂
貝阿特麗切，一定很美
美總是與憂傷結緣
在天堂門口，地獄之主路西法
撻下一句 she is mine
（她是我的了）
搶走貝阿特麗切
於是，但丁勇闖九重地獄
直至到天堂見到上帝
詩人眼裡的天堂與地獄
那是上帝掌管的地方
惟有煉獄在人的心間
惟有心能感知塵世凡間
貪色、饕餮、貪婪、憤怒
信奉邪教、強暴、欺詐、背叛
這就是凡人的原罪
難道人人皆有罪孽嗎
詩人但丁糾結寫出《神曲》
他追隨貝阿特麗切的靈魂
窺見通往地獄、煉獄、天堂的途中
一眼望不到邊的成排成列的人
在靜默寂寥的天穹之下
木偶似的軀體，像一架精密的機器
失去靈性的臉兒蒼白僵硬
隱現紅色的十字架
在丁字形的路口
道別熙熙攘攘的凡間塵世
人類須離地獄、煉獄、天堂
把原罪留在這裡
把罪孽散向天空
把往生輪回碾壓在灰色的天際
來生，另一個星系
一個處女似的星球
以光年的旋轉召喚著人類

2020 年寄自深圳

■林啟

機窗外

地平線長帶暗紅
上方銀灰夜空
下面暗黑大地
零星燈光綴飾

遙遠深黃亮星
長久相伴前移

影

雲影掠過田間
鳥影劃過牆面
樹影晃於窗扇
人影止於足前

2020 年寄自加拿大

■嶺南人

心事如一片夕陽 漸漸西沉

心事

如海上落日，一片銀灰
一片紅 一片紫
紅紫了一片天

一葉歸舟
自遠方歸來
風帆如旗飄飄
幾隻海鳥
追逐歸舟，激起
飛濺的浪花……

2020年11月4日於曼谷

胡 楊 ——寄冬夢

一夜，霜降
白了胡楊滿頭青絲
天地一片白茫茫……

一片白茫茫中
巋然站立，頂天立地
仰望青天

縱使凍死了
也昂首向天
迎著風雪

附註：十月二十三日，霜降。早上，
在微信裡看到“罕見霜降胡楊，驚艷了
世界！”再讀冬夢傳來的〈樹葬〉。讀
後，寫這首小詩，權當我的讀後感。

2020年10月24日中午於曼谷

■冬夢

樹 葬

親愛的，如果我死
請給我樹葬
別哭

一首我生前早已備好
充滿歡樂的詩
詩中沒有半個傷感的字
親愛的，如果我死
將我火化將詩火化
我不想虛無飄渺
詩不想隨風而散

親愛的，如果我死
請給我樹葬
別哭

一個空啤酒瓶 醉臥在行人道上

是心事滿懷
是宿酒未醒
抑或是夢回唐朝
欲飲時催你上馬的琵琶

是酩酊大醉
是醉臥沙場君莫笑*
是2020年肺炎肆虐的香港
一個
空啤酒瓶醉臥在行人道上

*出自唐·王翰七言絕句《涼州曲》

2020年寄自香港

■張朴

多想再見一面
但只能想像那場道別
一塊輕輕晃動的白色圍牆
窗子彩排著墓碑的永遠

病房裡漂白味重過氧氣
呼吸都搬到外面
發出僵冷規範的機械聲

家人那邊的日出還在
但已像納粹時代那麼遠
她努力回憶的十歲
跟孫兒女的童年糊成一團

望著水中的倒影
有人看見一面鏡
有人看見裡面的魚群

傳染病在搶奪人類的權利
燈火喘促，啞黃的暗咳飄落過道
她在漆黑與斑斕的夜空之間
將僅餘的呼吸留給人間

我們在追風箏

風箏裝上超人造型
孩子的世界此刻很遠很大

但那隻影驟然向我們拉近
看似自由的翻身
依然高過爬去的班機

他們興奮地追過來
只道又是故意的驚險
哪曉得風向高過我們
每片草地像風箏都拉著界線

我發力追向那去遠的
猛扯著急速溜後的拉線
只盼他們不要那麼早
明白童年這個詞

一個讓出呼吸機的婆婆

■馮晏

另一種恐懼

無窗，黑雲，磁場和隧道。
我恐懼裂縫隱藏的金屬，
沉默的深處。
恐懼山洞。翅膀俯衝和背地裏加速度。
我恐懼季節尾聲的蒼涼和蹄印，
恐懼巨響，噴射，
流沙與夕陽中迷失的方向和腳趾。
我恐懼密集，滿溢，
在都市博弈荒野的交鋒處，
那一叢粉碎存在和自我的野菊花……。
我恐懼高光和旋轉，
萬物空無。我在光中視而不見的石頭，
以及麥浪、湖泊和經幡啊，
我恐懼電閃雷鳴，斜坡上的族群，
衰落和中斷、人間蒸發，
或一剎那降臨，
在靈魂突破生存囚禁之前的每一天，
我是誰。

碰到物體上的光

分解一場雪，水滴聚集泥土，
日子被還原時，光，間斷性移動。
剩餘感、碎片感遍佈視覺，
血流分解出空隙。
在冬季，氧氣低調存在著，
被剪斷、掀翻，白色像心靈逃兵，
每一場雪。鐵鍬、鏟車，
革命者守在窗外。
黎明悄無聲息，彷彿被天邊剷除，
刺耳聲，孤獨是不能越過的。
碰到物體上的光，一剎那，
一剎那從無到有，或反過來。

2020年寄自哈爾濱

■芄芄

看得見山的房子

小時候生活在山區
房子後有高山
前有遠山
也許是因為山路走多了
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拒絕爬山
後來有了孩子
經常去爬白雲山
舒適，愜意
不知不覺愛上了爬山
有一次看畫展
在一幅《看得見雪山的房子》前
停留了很久，看不厭
早兩年換房子
從繁華的城市中心到了
市區邊緣，天台花園看得見山
我站立窗前
涼風拂面，鳥鳴相伴
隨著遠山的輪廓慢慢模糊
我已把晚飯做好

四月的花園

湖邊的那一片水杉林
穿上了綠衣裳
天台的小花一直在開花
比我種的還好
酢漿草，黃鵪菜
百香果掛了很多果
西番蓮依然夢幻
日晷，彷彿
遙遠的星空
枇杷結果
一串串，一簇簇
熟的，不熟的
金黃的被啄開
油菜花結角果

■林素玲

鬥雞

投注的眼張得很大
贏了，花天酒地
輸了，妻兒抽泣
可有誰聽到
搖錢樹的血滴成河

競技場上，氣勢洶洶
回到籠裡，渾身劇痛
傷口卻閃著背叛兄弟的勳章

文明和野蠻
都是你們嘴裡的定義
以生死唱響和平的讚歌

聖嬰節

遊行隊伍
人山人海
皆是尋覓真理的信徒
人人塗滿油彩的臉上
綻放仁慈祥光

捧在懷裡的聖嬰
突然也有了心跳
隨著鑼鼓聲
澎湃 奔騰

2020年寄自菲律賓

半長，與某種蝴蝶幼蟲
一模一樣，神奇的擬態
大自然的選擇
種子翻動身子
長出幼嫩的細葉
越過水杉林飛來的鳥兒
對我說
雪山下的桃花開了

2020年寄自廣州

■陳詔華

黎明前的雁鳴

擎天的寶鏡 對著銀河系
逆流而上的光年 炫目一閃
騰雲萬里 叱吒向天歌的悲鳴
清亮的井水噴湧 湮沒
黎明前的黑海 紅海

或許天山 或許阿爾卑斯山
或許北冰洋 大西洋
你神秘來客 帶著馬匹 帳篷
帶著你應運而生的糧草 地圖

一個連隊 一個個兵團
向著不可知的鬥爭或寧靜
時間後的目的地 進發

黎明前的黑暗 雁鳴撕裂長空
我聽見阿瑞斯的戰鼓
在帕格尼尼的琴碼上爆炸

附注：阿瑞斯係希臘神話中戰神；帕格尼尼，係意大利小提琴家，歷史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師。

湖濱斷想

水陸兩地的金雞菊與芙蓉草
互相嫉妒又愛憐
風聲一聲聲變白 催逼著波浪
發出時間即將夭亡的呼喊

蘆葦送走葦鶯 認真抽出劍鞘
細密的劍鋒 不斷抽打
拍岸的泡沫以及螃蟹的洞穴

雲朵佈滿秋天的宮闈
以車輪戰法 圍剿又捧現
遠處 青黃交錯 電閃的群山

■施漢威

小木屐

踢踏踏 踢踏踏
走進歷史
走進世人遺忘的一種民間文化

踢踏踏 踢踏踏
生命中最悅耳的童音
永不回頭成絕響

踢踏踏 踢踏踏
月亮也跟隨節奏
由巷頭陪我走至巷尾
月亮原來是個影子

踢踏踏 踢踏踏
聲音走進了記憶谷壑
像曾經艷麗的青春
只能在歲月裏尋求

踢踏踏 踢踏踏
勾起我遐思無限的騷動
勾起我對歲月飛逝的感傷
24.10.2020

讀已故名詩人余光中〈木屐懷古組曲〉有感。不自量的也提筆來弄斧效顰一番。

釣魚的人被魚兒牽著鼻子
在湖畔啃著不多的青草
我的影子在湖底 不斷碎裂
猛然，我發現了靈魂的入口處

2020年寄自安徽

■心水

千蝶屋——墨爾本動物園

幽幽重門鎖起整季春天
我走入千蝶屋織夢
莊子笑吟吟的摟我抱我
翩翩飛舞的那片艷色
彷彿晚霞變幻的七彩

假山假石配合釉綠的樹葉
妳們婀娜展翅圍我繚繞
用最熱情的嘴唇吻我
仰首發現，再美的翅膀
也無法衝出那層隔離天地的羅網

莊子的夢嚙在我耳邊呢喃
我悲哀的衝出網外
驟然回首始知已被千蝶遺棄
蝴蝶的笑聲快樂的傳來
唉！子非蝶又焉知蝶之樂呢

人間淨土——漢俳四帖

1.
逍遙文化城
春風醉人綠茵勝
市民心意誠

2.
美麗墨爾本
秋月映照滌心塵
淨土樂紛紛

3.
最宜居都市
青山綠水繞柏斯
炎夏亦如是

4.
南澳地廣闊
袋鼠跳躍景色博
四季宜生活

2020年9月初春於墨爾本

■饒蕃

時 代

極致在消亡，呼應時間縮水
我們的胃口填滿
衣櫥 冰箱和雙眼
飢餓愈加囂張

互聯網的速度
淹沒馬蹄 車輪和翅膀
口罩淹沒微笑
誰能熄滅心底之火

深淺拉開弓的張力
謊言與真相對壘
明天將掏出幾維空間的鑰匙
極致是一顆星，打撈超越與善良

觀周勵《親吻世界》分享會上蘇煒
點評“周勵的極致”有感。

2020年9月20日草於紐約山居

數 字

一行數字湧動著
落下黑色的淚
悲傷的街道，空無一人
看不見的確煙蔓延

生命的意義敲打一世
竟在生存面前羞赧
往日的平淡似乎別有情趣
活，是奢侈的期盼

黑色的數字是一雙雙渴望的眼
一個個悲歡離合的情節
卡在2020年的春天
長長的嘆息徘徊，何日消散

2020年春於紐約山居

■童童

映 紅

我去收陽台上的衣服
太陽漸漸落下
正午的光與熱不再出現
房屋後面一片靜寂
(莫如驚鴻，那一瞬霞光映紅的天空)
我不知道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站了會兒——
在廚房忙碌
在百般無聊地躺在椅子上睡午覺
或欣然聽許巍的歌……
我們一起種下的茉莉開了嗎
我彷彿真切感受到它的綻放
在我郁郁的時間裡
它的芬芳，幽暗之中的漂泊
仍有我們平靜的心境

遷 徙

我一直想要一種生活
就像不斷遷徙的鳥雀

自認為有一條空中的路
可將之前所有的歧途隔開
自以為我的夢可以接受
我們與他們的現實

我以為年輕的我
可以不顧一切躲避
那一年的難言之隱

唯風給我寄來的信件
一次次模糊了我的雙眼
直到無人再知道你

回憶的水泊
已在誰的陌生內心，產生
無力反抗的漩渦？

■依雯

時間告白

疫情封閉期間
時間不知道去哪裡了？
一個瞬間
春天便晃然逝去
一個轉身
夏天已成為故事
一個回眸
秋天可變為風景
一個盼望
冬天是一面魔術鏡

庚子年（2020）
的一日，一月，一年真不容易
的每個，每次，每心寒，每激動
無言沉澱自己
以健康為目標
活著就是幸福
其他一切都是浮雲
人生苦短

聚散不由己
悲喜不由人
回望走過的人生路
是一場比賽一場夢
還抱怨什麼？
開心快樂才是真諦

那些噩夢恰似乾枯的丁香花
只是太過熱烈與悲壯
在陌生城市
我不希望留下太多遺憾

當群鳥飛往更廣闊的天空
誰在夜的燈中，逆轉
你沉浮半生的方向？

2020年寄自荷蘭

■岸賢

致我們的少女

我總在夢中見父親
有時追著他
有時無耐地讓他來去無蹤
最近
父在夢中讓我挽著肩膀
說彌補我少年到青年的遺失
我告訴他
我已經比他還老
作為一名母親
我具備了他的愛和能力
令自己的孩子
過一個開心的母親節

但今年的母親節
我已不再記起這些年的遺失

我們香港的少女
遊行後的少女
從高空跳下來
我們的少女
美好的身體裸落在海裏
沒有可疑
我們的少年
跌死
或溺死
不可疑
曾經教導過的少女少男們
從幼稚園起
說受到傷害找差人
差人保護和幫助我們
直至這年6月
差人
變成赤警
他們問我
為什麼

■陳葆珍

火葬 ——悼親家母

生命脫蒂於苦痛，卻任苦痛肆意煎熬
那有形的無形的火，無時不在身邊燃燒
如今，還要把您化成灰燼
您的魂靈，只得與形體分離，獨自飄零
唉！望斷天涯不見家，將棲何處
可憐的不速之客，聽說那邊有個神秘的王國
可從來沒有人回來過
這也許將是，您的歸宿

2020年寄自紐約

為什麼
課本說的都是什麼

我問我在陰間的父
以這些年做鬼的經驗
如何
如何
明天會如何

父說
那些孩子
他們比你們勇敢
比你們眼睛更亮更美
你只能向他們致敬
你們只會
以乾魚和酒
紀念
你們家園昨天的光輝歲月

作於 2020 年母親節
修改於 30/6/2020

■思鄉

封存自己

無論我去往哪裡
總有一場風雪必至
彷彿河流，需要結冰
我必須封存自己
才不會
裸出身體裡的石頭

它有孤獨的樣子
常在人群中閃光

在水一方

安靜的夜
窗前紫羅蘭幽訴暗香
心中泛起微微漣漪
我如青荇
日夜撫摸著湧起的波濤
把根扎向更深的泥床
悄悄剝開
嵌在紅豆心裡的芽胞
隨蒹葭白露，在水一方
千年憔悴
斷不了我遙望的天空

過往

秋風已到面前
雨追雪花
霜越過黃河

樹上的蘋果不再青澀
我經過時
有一只剛巧墜落
聽到一行雁鳴
在我抬起的那一刻

2020年寄自波士頓

Louise Glück, 美國當代女詩人, 2020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43 年出生於紐約, 出版有詩集《頭生子》《阿勒山》《野鳶尾》等。她的姓氏中譯頗有爭議, 有譯作格麗克, 格利克, 格呂克。陳主編建議譯作蛤蠣殼, 想到她的詩作光澤內蘊正如裹在樸素蚌殼中的珍珠, 欣然從之。

月光中的愛

Love In Moonlight

有時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將絕望強加給另一個人, 所謂坦露心靈, 或者, 坦露靈魂——意味著為此刻他們獲得了靈魂——外面, 一個夏夜, 一整個世界被拋上了月亮: 素裹銀裝的也許是建築或樹, 狹小的花園裡貓兒藏身, 在塵土中打滾, 玫瑰, 金雞橋, 還有, 黑暗中, 國會的金色圓頂轉變為月光的合金, 沒有細節的形體, 神話, 原型, 靈魂充滿了實際上是月光的火焰, 它另有來源, 短暫地閃爍當月亮閃爍: 石頭與否月亮仍可算作活物。

承諾 The Undertaking

黑暗消散, 想像一下, 在有生之年你就在那裏——裹著潔淨的樹皮漂流穿過激流, 田野裡棉花泛濫。你是自由的。河水薄覆著百合花。灌木出現, 嫩枝濃密成棕櫚。現在所有恐懼都消失了, 光照看著你, 你感受到波浪的善意當手臂在水面張開; 愛, 鑰匙轉動。擴展你自己——這是尼羅河, 日光照射。你望向處處都是運氣。

回憶錄 Memoir

生於金牛座, 我生來謹慎。我在島嶼上成長, 繁榮,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 大屠殺的陰影幾乎難以觸碰我們。

我有一個愛的哲學, 一個宗教的哲學, 兩者都基於早期的家庭經驗。

當我寫作我僅用幾個詞因為對我來說時間總是很短好像隨時會被剝奪。

而我的故事, 無論如何, 都不獨特像所有其他人, 我有一個故事, 一種觀點。

我全部所需僅幾個詞: 滋養, 維持, 攻擊。

詩 Poem

傍晚, 正如此刻, 一個男人俯身於他的寫字桌。緩緩地他抬起頭; 一個女人出現, 手持玫瑰。她的臉浮上鏡面, 上頭長著玫瑰花莖的綠條。

那是痛苦的一種形式: 然後透明的書頁總被舉到窗前直至脈絡浮現如同詞語最終被墨水填滿。

而我應當理解是什麼結合了他們或與那被黃昏牢牢固定的灰色房子

因為我必須進入他們的生活: 這是春天, 梨樹薄覆著柔弱, 白色的花。

天空的細光忽然出現在兩根松枝間, 它們的細針現在蝕刻於光耀的表面此上高高的, 羽般的天堂——

聞這空氣。那是白松的氣息當風穿過它時最為強烈, 它的聲音同樣奇異, 彷彿電影中風的聲音——

陰影移動。繩子發出它們的聲音。你現在聽見的將是夜鶯的啼鳴, 脊索動物, 雄鳥追求雌鳥——

繩子翻轉, 鞦韆在風裡搖盪, 牢繫在兩棵松樹間。

聞這空氣。那是白松的氣息

你聽到的是我母親的聲音或僅僅是樹發出的聲響當空氣穿過它們

因為那會是怎樣的聲音當它穿過空無?

小說作品 A Work of Fiction

當我翻過最後一頁, 在許多夜晚之後, 一陣悲傷籠罩了我。他們都去了哪裡, 那些看起來那麼真實的人物? 為了分散注意, 我走入外面的夜色; 本能地, 我點燃一支香菸。黑暗裡, 香菸發出光亮, 像倖存者點燃的火苗。但誰會看到這光, 這浩瀚繁星中的微點? 我在黑暗中站了一會, 菸頭髮著光, 越來越短, 每次吸入都耐心地摧毀著我, 它多麼小, 多麼短暫。短暫, 短暫, 但現在在我體內, 而星星永遠不會。

詩人之死

◎萊蒙托夫(俄)作 ◎陳殿興譯

萊蒙托夫(1814-1841)，俄國人一般認為他是普希金之後另一個偉大詩人。他比普希金小15歲。沒有可靠文獻記載他跟普希金有過直接交往，他只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街上、劇院和書店等公眾場合從遠處不止一次看到過普希金。但是他對普希金的作品極為熟悉，非常崇拜普希金。普希金1837年1月27日跟丹特斯決鬥受重傷，29日逝世。那時萊蒙托夫正在病中，28日他聽到普希金逝世的傳言(28日彼得堡已有普希金逝世的傳言)，義憤填膺，奮筆疾書，立即寫了這首聲討殺害普希金兇手的名詩第一稿(前56行)。又過了幾天，2月7日(星期日)，他在外婆家裡養病，他表兄H. A. 斯托雷平(宮廷低級侍從、外交部官員)來看他，談起了對普希金逝世一些問題的看法。他表兄為上流社會的一些觀點辯護，並說丹特斯和黑克倫不受俄國法律和法院管轄。萊蒙托夫因此補寫了後十六行。這是《詩人之死》的第二稿。也有另一種說法：參與搶救普希金的醫生阿倫特來給萊蒙托夫看病時講了普希金慘死的情況，激發了萊蒙托夫寫第二稿。我看這兩個人的影響可能都有。另外，沙皇政府下令秘密安葬普希金，不准報刊談論普希金慘死的情況，也都可能刺激萊蒙托夫寫第二稿。第一稿寫完後，萊蒙托夫的好友拉耶夫斯基拿去交人傳抄，當天就傳遍彼得堡，受到普遍讚賞，人們反覆朗讀，反覆背誦。第二稿惹怒沙皇尼古拉一世，結果萊蒙托夫被流放到高加索(從御林軍驃騎兵團調到在高加索作戰的下哥羅德龍騎兵團)，拉耶夫斯基被判處一個月監禁，然後派往奧洛涅茨省，由民事省長酌量任用。

這首詩最早以無與倫比的詩的力量指出了普希金具有的歷史的全民族的意義。它在藝術上的特點：一、哀歌和演說完美地交織在一起，二、化用普希金的詩作，三、高度概括了對普希金慘死有關事件的評價。

這首詩使萊蒙托夫贏得了勇敢的自由思想者的美名，詩名大振，被認為是普希金的繼承者，奠定了他在俄國文學中的地位。

詩人之死

復仇啊，皇上，復仇！

我跪下求你：

主持公道，懲辦兇手，
讓他的死刑向世世代代的後人
宣告你的正義判決，
讓壞蛋從中看到自己的下場。

——羅特魯：《文采斯拉夫》②

詩人死了！——名譽的俘虜③
倒下了，他受到流言的誹謗，
胸中帶著一顆鉛彈，懷著復仇渴望，
垂下了高傲的頭顱④！……
詩人的心靈忍受不了
風言風語的羞辱，
他挺身反抗上流社會的謠言，
匹馬單槍，像從前……結果被殺害！
他被殺害了！……現在
悲痛的哭泣，空洞的讚美，
可憐的狡辯，有什麼用？
命運已經作出了他的判決！
不是你們嗎，起初凶猛地迫害
他自由勇敢的天才，⑤
後來為了尋開心，把要熄滅的火災
鼓吹成熊熊烈焰？⑥
有什麼呢？開心吧……他經不起
最後的折磨：
熄滅了，像明燈，奇異的天才；
凋謝了，壯麗的花環。

兇手冷靜地瞄準著……

沒有救了：

空虛的心平靜地跳動著，
手中的槍毫不顫動。

這有什麼奇怪？……

他跟千百個逃亡者一樣⑦

被命運拋到我們這裡來

撈取幸福和官爵；

他笑著，放肆地蔑視

這異國的语言和風尚；
他不能憐惜我們的光榮；
他不能明白在這血腥的時刻
對著什麼舉起了槍！……

於是詩人被殺害了——遭墓穴吞沒；
他像被他用神奇的筆力歌頌過
那個無名而可愛的歌手⑧，
那個被嫉妒捕獲的獵物一樣，
都是死在無情的毒手裡。

為什麼他離開寧靜安逸和純真友誼，
進入這個妒賢嫉能、令自由的心靈
和火熱的激情感到窒息的社會？⑨
為什麼他把手伸給了誹謗他的小人，
為什麼他相信了那些假話和假愛護，
他從少年時代就洞察人心的啊！

他們摘下了他原先的花環，給他戴上

暗藏荊棘的桂冠⑩：

荊棘嚴酷地刺著

他那光輝的前額；

他的最後時刻受到那些嘲笑人的愚氓
陰險的流言蜚語毒害，

他死了——胸中徒然懷著復仇的
渴望，

心裡為被欺騙未能實現的期望暗自
悔恨。

奇妙的歌聲沉默了，

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歌手棲身之所陰沉狹窄，

他的嘴被封住了。⑪

你們呢，你們這些傲慢的新貴，
你們顯赫的父祖是靠卑賤發跡，⑫
你們用奴才的腳踏踏
不幸家族的善良後裔！
你們這些立於朝廷的貪婪的一群，
你們是扼殺自由、天才和光榮的劊
子手！

你們藏在法律條文的後面，

法庭和真理在你們面前——沉默！

可是有上帝的審判，腐朽集團的寵兒！
那是嚴厲的審判，它在等著你們；
上帝不會被金錢收買，
他洞察人們的思想和言行。
那時你們抵賴狡辯也沒有用——
這種手段再也幫不了你們，
你們用你們的全部黑血
洗不淨詩人拋灑的正義的血！

1837年

①黑克倫是丹特斯的義父，荷蘭駐俄國公使。普希金認為他是那封匿名信的作者，因此要跟他決鬥，丹特斯代表他義父跟普希金決鬥。詳見拙著《普希金之死始末》，網上可以查到。

②引自法國劇作家羅特魯（Jean de Rotrou, 1609-1650）的悲劇《文采斯拉夫》（“Venceslas”，1648），俄譯文摘自俄國翻譯家然德爾未發表的譯稿。這段題詞最初出現在萊蒙托夫提供給法庭的原稿上，因此有學者認為萊蒙托夫可能是為了掩飾後十六行的尖銳政治含義而加上的。但是也有學者指出這種推測是站不住腳的，正是這段題詞被憲兵司令本肯多夫和高層權貴認為是極嚴重的犯罪。見 [https://ru.wikisource.org/wiki/Смерть_поэта_\(Лермонтов\)](https://ru.wikisource.org/wiki/Смерть_поэта_(Лермонтов))。

③化用普希金的長詩《高加索俘虜》的詩句。

④化用普希金的詩《詩人》的詩句。

⑤可能指亞歷山大一世曾流放普希金。

⑥可能指普希金要求跟丹特斯決鬥第一次平息以後又爆發第二次。普希金死於第二次。詳見拙著《普希金之死始末》。

⑦丹特斯法國 1830 年 7 月革命以後不願為新王路易——菲利普效力，加入了正統派，支持被推翻的查理十世，舉事失敗後，丹特斯經權貴介紹到了俄國。

⑧指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青年詩人連斯基。

⑨化用普希金的抒情詩《安德烈·謝尼埃》中說安德烈·謝尼埃的詩句。

⑩可能指沙皇尼古拉一世對普希金的態度，詳見拙著《普希金與沙皇》。

⑪此詩初稿沒有以下 16 行。這是萊蒙托夫跟其表兄斯托雷平爭論後加上的。

⑫此句化用普希金《我的族譜》裡形容新貴族的詩句。

時間的織物

Weaves Of Time

桑格塔·古普塔作

Written by Sangeeta Gupta

楊子軍譯

Translated by June Yang

四十四

詩是蠟燭
燃燒
從兩端
以致某些日子
黑暗世界的暗
被點亮
即使只是瞬間。

如果這發生
儘管只是一閃，流逝
也會讓
生命值得一過：

這顆心——我的——在膨脹
帶著這樣的希望
連同我，我的筆
還有詩

四十五

時間將
帶走我的存在
即使我留下
幾首詩，幾幅畫
可能或不能引起任何人興趣

也許我會再生
然後呢
我會閱讀同樣的詩
欣賞同樣的繪畫
這個想法當然讓我著迷
我將穿越時間
空間，就像生命
就像死亡

回到舞台
回到這些詩，這些畫。

它們不屬於我
而我屬於它們。

四十六

重新找回自我的
過程中
我發現了誰？

只是你
彷彿我的鏡像

愛你
如同愛我自己

四十七

繪畫時
你穿透一口深井——
潛意識的深井

聯通
你的無意識
顯露自我
渴望知道自己是誰
在這個過程中
打破界限
解放被鎖的精神

不是嗎？
接近最遠的
你就和宇宙相連

你，不在任何地方，不是任何人
卻仍然如此，堅持

你屬於整體
屬於我們稱作的天地萬物

■格奧爾格·特拉克爾 (Georg Trakl)

自深深處 De Profundis ◎岩子 譯

提要：有天使的地方，上帝還會遠嗎？

收割後的田野，黑雨瓢潑，
一株褐色的樹，茕茕孑立。
風嘶繞著空空如也的茅屋——
何等淒涼，這個傍晚。

小村莊外，
那個纖柔的孤兒還在拾著麥穗兒。
她的杏眼圓圓流盼黃昏中，
童貞待與天國郎。

回家的路上，
牧羊人發現嬌美的軀體
在荊棘中腐爛。

我是黑暗村莊一個遙遠的影子。
啜飲過林子那口井裡
上帝的沉默。

冰冷的金屬踢向我的腦門。
蜘蛛搜覓我的心。
一束光，熄滅於我的口中。

更夜，我在荒灘上尋見了自己，
滿身的星塵和污垢。
榛子林
又回響起水晶天使的聲音。

關於詩人：

格奧爾格·特拉克爾 (Georg Trakl, 1887-1914)，奧地利表現主義詩人，出生於薩爾茨堡一個小五金商人家庭。中學時代開始寫詩，1908年在維也納攻讀藥劑學期間，開始有作品見報或發表。1910年，就在他大學畢業前不久，父親

去世了，從此家道中落。1913年夏，《詩》出版，也是特拉克爾生前僅此唯一的一本詩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特拉克爾作為衛生員隨奧匈帝國軍隊出征前線，戰爭的血腥與殘酷使他幾近精神失常。數次自殺未遂後，被送往精神病院。1914年11月，因過量吸食可卡因，引發心力衰竭而喪生，地點克拉科夫醫院，年僅27歲。在其短暫的一生裡，特拉克爾塑造了一種獨具一格的詩風：晦澀而優美的語言、撲朔迷離的節奏、深重的死亡與毀滅等意象，呈現和反映了那個黑暗時代的表象與本質。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十分看重特拉克爾，認為他是20世紀上半葉最為神秘、最富於傳奇色彩、最有影響力的德語詩人。

譯者說詩：

如果說“秋”是特拉克爾詩作中出現頻率甚高的季節，那麼“黃昏”與“夜”可謂出現頻率甚高的時辰，譬如這首始於秋和黃昏，止於夜的《自深深處》。

“自深深處”，引自於聖經詩篇，130篇，祈求寬恕和赦免的懺悔詩中的一句：“耶和華啊，我自深深處向你呼求！”

《自深深處》作於1910，發表於1912，即一戰前夕。彼時彼刻，德國的工業化進程已歷經了第三次高潮，歐洲“都市文明的喧囂”也一浪高過一浪。工業文明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與此同時，也加劇了對耕田與大自然的吞噬與破壞，導致了大批貧困無產階級產生。人類在精神的和物質的兩重世界裡掙扎與墮落。

於是，便有了這樣一幅“淒涼”到幾近絕望的畫面映入我們的眼簾：“收割後的田野”，“黑雨瓢潑”，一株“褐色的樹”，“空空如也的茅屋”，“嘶繞的風”……你不由而然地打了個寒顫：為何如此肅殺？

接下來，暮色中的小村莊外，一個“纖柔的”拾麥穗的女孩兒走進我們的視野。女孩兒是孤兒，猶同《聖經》裡的那位順服而虔誠的女子路得，她全心全意選擇了上帝。

然而，上帝卻遺棄了這個把終身許願給他的女孩兒——詩人竟讓她死在了荊

■威廉·斯塔福德 (William Stafford)

秋風 Fall Wind

◎夢楚原 譯

門邊堆滿夏天的豆莢；
我將它們捧在我手的秋天裡。
昨夜聽到室外的第一陣冷風；
風吹得輕，但我卻顫抖了兩次：
一次為牆之薄，一次為時之聲。

棘叢裡。荊棘叢素有神聖之寓意。聖經裡有一則“燃燒的荊棘”的故事，說的是摩西發現荊棘叢著了火，但卻燒而不毀，與此同時，聽見有聲音在指示他，率領其（上帝）子民離開埃及。而特拉克爾筆下的荊棘叢卻全然不見了某首聖靈降臨歌裡所詠唱到的那個祥景：“當耶穌走過時，所有的荊棘枝上開滿了玫瑰”，而是躺著一具正在腐爛的屍體——上帝，不在場。

上帝遠離了這個悲慘而黑暗的世界，人生變得毫無生氣和意義可言，詩人四處尋求救贖，然而，那口（讓人聯想到聖杯的）水井，塵封了，生命之泉，乾涸了。

冰冷的金屬、圍剿的蜘蛛、痛苦和污穢包圍著他、折磨著他。“一束光，熄滅於我的口中。”終於，飲下了“上帝的沉默”的詩人，也黯然失聲，垂垂將死。

最後，詩人絕處逢生終蘇醒，他在荒蕪的野地找見了自己。“榛子林又回響起水晶天使的聲音”。榛子，在西方的童話或神話裡喻示肥沃、多產、繁殖力強。天使，有天使的地方，上帝還會遠嗎？

永遠的任老師

◎老 G

一、

5月底的時候，沈浩波電話告知，任老師病了，情況不是太好，侯馬正在給他聯繫醫院，他自己按照任老師的願望，著手整理出版老師的全集。

老師入院第三天的晚上八點多，我和伊沙判斷這個點兒他應該沒有休息，病房裡人也不會太多，就撥通了電話。電話在免提上，老師聲音洪亮，一聽就知道是那種喊出來的洪亮，他沒有更多談及自己的病情，只是努著勁兒說話，試圖通過輕鬆的語氣向我們傳達自己沒有大礙。他對醫院治療的情況十分感戴，侯馬給他聯繫了最好的醫院和最好的醫生，病房是單間，他說：“這裡是高幹病房。”他一直在慨嘆，自己一介平民，一個普通的大學老師，沒有想到生病了能獲得這麼好的救治。

從2019年5月29日任老師來我家小住，到接到沈浩波的電話，整整一年時間。

原本以為過去的一年會像以往一樣，與老師見面，暢談詩，看他一個小老頭精氣神十足、不服老地和我們這一幫逐漸中年的學生廝混，然後告別，間或打個電話，或許半年、一年都不聯繫一次，沒有急迫、也不刻意。

但生命從來都不像沙漏，一直不疾不徐地，平心靜氣鐫刻時光的流逝。老師從生病到離世，只有短短兩個半月時間。期間正逢北京疫情，出行管控嚴格，我們赴京探望老師的想法起而止，止而息，儘管沈浩波他們都很悲觀，我們也一直期待生命的奇跡。

8月13日11點，在侯馬、徐江我們三家的微信群裡，侯馬發了任汀與他的微信截圖，得知老師已於頭天晚上九點多去了。儘管不覺意外，還是震驚、發懵！

晚上回家才看到任汀給我手機上發的短信：我父親昨晚21:49走了，他走得平靜安詳。

接下來的幾天，朋友圈裡完完全全被任老師的詩與照片佔據，大家以不同的方式追思、悼念這位師大詩魂。

我們委托在京的好友周葵代我們參加

老師的遺體告別儀式。侯馬和周葵分別通過微信向我們直播了儀式的全程，侯馬說：“大雨一直在下。靈柩一動，瓢潑而至。”我看到了傘下哀慟的傳瓊，從眼睛到心底都是潮濕一片。西娃說，任老師已經瘦得失了形。老師身量不大，疾病後期，本就進食困難，怎麼能不瘦。在京的幾位同學、朋友之前都問我們是否來參加老師的告別儀式，不是不想，是沒有勇氣，我們寧願在心中保有老師一直以來既清高又親切的形象。

二、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詩的年代，流派林立，詩人輩出，北師大八五級除了現在依然活躍在詩壇的伊沙、侯馬、徐江、桑克外，還有已經離世的陳建中（鐘品），以及呂蘭亭（冰馬）、孫立新（犁辛）、黃祖民（海童）、焦清超（藍軻）、張慧雯等，當然，還有我以及若干悄悄寫了詩壓在枕頭下不願示人的同學。伊沙入學後不久在學生食堂門口貼了張文學沙龍的海報，龍飛鳳舞極其潦草地寫在一張舊報紙上，地點就是他們宿舍：西西樓305室，令人瞠目，響應者眾，儘管沒有延續很長時間，足以說明那個年代的文學氛圍之濃厚。當年活躍在中文系的文學社團一個是五四文學社，一個是太陽風詩社，副社長就是和伊沙、侯馬、徐江同一宿舍的孫立新，他是從物理系轉系過來的。對中文系學生詩創作影響甚深的老師有藍棣之、任洪淵兩位老師，當年他們對學生來講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值得一提的還有鄭敏老師，她是九葉派詩的代表人物，只可惜身在外語系，與中文系的同學少有交集，記得大概是二年級的時候，外語系一位叫曉斌的寫詩的同學介紹，鄭敏老師開設了英美詩欣賞課，專門有一章節叫美國當代詩，伊沙和我偷偷溜進鄭老師的課堂，美美地聽了一節課，她那次講的是金斯堡的《嚎叫》，中英雙語毫無障礙地轉換，讓我們感覺到一種高山仰止般的“隔”，所以，在大學期間，與鄭敏老師的交集僅此一次。

第一次見任老師，是在1985年12月

中文系八一級的當代文學課上，他請來了當時紅極一時的朦朧詩人顧城做隨堂講座，得知消息的我們紛紛趕去蹭課。在大家熱切期盼的目光中，任老師和顧城出現在門口，教室內頓時響起一片興奮的低聲驚嘆，那種氛圍，在今天也許只有當紅的流量明星才能擁有。與白哲明淨的顧城相比，任老師顯得老相，儘管那年他還不滿五十歲，我印象中他就是一個老頭，頭髮也是灰色的，以至於多年以後跟任老師開玩笑說，從外貌上看他的五十歲和八十歲是似乎區別不大，只是頭髮變成了銀色。那時剛入學不久的我們並沒有太多關注任老師，以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學老師，寫詩。

第二次見任老師，是在1986年春天的文學概論課上，在講到作品論詩部分時，劉謙老師請來了。估計沒有幾個詩人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誦自己的詩作，任老師可以。他低矮的身體站在高大的講桌後面，舒緩而深情地脫稿朗誦自己的詩作，激越、深情，極富感染力，瞬間就將我們帶入他的詩世界。

大三的時候，任老師開始教授我們當代文學。

可以想像當時極其狂熱的詩氛圍下，任老師擔綱教授中文系八五級的當代文學，同學們是多麼狂喜而期待。當他在黑板上揮筆寫下余光中的詩句“這個少女很四月”時，我們幾乎驚呆，詞語使用的顛覆性改變讓我們遍仄的文學意識和遣詞習慣快要消化不良，在之前的觀念裡，四月只是一個時間概念，任老師帶領我們進入了另一個詞語世界，在這裡，詞語有了顏色，有了味道，有了情感。

任老師給我們打開的不只是詞語的世界，還有通往大陸之外的詩世界。我們中學時代處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初期，文化貧瘠，知識匱乏，那時大家的口袋同樣空空如也，沒有幾個家庭有閑錢購置像樣的藏書，涉獵到的文學名著更是有限，記得我那時從鄰居家得到一本翻得稀爛的《紅樓夢》如獲至寶。文學概論第一節課上，劉謙老師讓同學們把中學時讀過的文學名著寫下來交給他，大部份同

學都湊不夠半頁紙。如果說我們尚能讀到英美的古典名著，那麼台灣的文學對我們來說絕對是一片空白。所以當任老師把台灣詩泰斗洛夫介紹給我們的時候，我們還在回旋著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的大腦，被一句“左邊的腳印才下午，右邊的腳印已黃昏了”徹底征服，巨大的語言張力，獨特浪漫的視角寫出的時空感讓我們嘆為觀止。任老師說洛夫的詩情點燃了他的詩創作，而他課上的洛夫點燃了我們對台灣文學的濃厚興趣，我們開始閱讀台灣詩刊，《創世紀》、《藍星》、《現代詩》、《笠》詩刊……開始近距離接觸台灣詩人，楊平是任老師介紹我們認識的第一位台灣詩人，從在五四文學社的一次座談開始，他成為我們認識台灣詩的一座橋樑，通過他，我們結識了台灣詩人管管、張默、大黃、碧果等一大批詩人，並開始深度的作品交流。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任老師詩創作的豐盛期，幾乎每週的課上我們都可以聽到他的新作。《她，永遠的十八歲》、《司馬遷闖關，他成了男性的創世者》……雖然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輩子，任老師鄉音未改，濃郁的川味普通話極富韻味，瘦小的身體裡蘊含著火山一樣的激情。我們最期盼他讀寫給 FF 的詩，起初我們不知道 FF 長什麼樣子，只知道她是任老師的最愛，一個被繆斯女神眷顧的女子，擁有四十八種美麗的女子，比唐詩還詩，比宋詞還詞，陽春白雪，素服華冠，讓任老師拋灑給她的花多過由春到冬、由冬到春一切已開未開的花數，恣意地撒著狗糧，讓我們對 FF 既羨慕又嫉妒，如果有誰說偶然在校園裡碰見的任老師和 FF，身邊定然會圍滿一眾女生各種打聽。有一次任老師邀請詩評家李元洛到課堂上給我們做關於台灣詩的隨堂講座，意外的收穫是 FF 和任老師一起來了，她一襲風衣，氣質極佳，就是我們心目中女神的樣子，絕對搶了李元洛老師的風頭。不得不說，任老師的傳奇愛情影響了我們的趣味，我發表作品時始終署名“老 G”，與他的關

於“FF”的命名不無關係。

任老師的課堂也是開放的。1987 年 12 月，伊沙的中學同學、在西安讀大學的搖滾歌手張楚輟學來到北京，就住在伊沙他們宿舍，一把吉他、幾首歌就是他全部的行李。張楚早期的歌詞抒情、浪漫，像《太陽車》《失落城堡的居民》等，是歌詞，更是詩。伊沙找到任老師，希望給張楚一次在 485 當代文學的課堂上給大家演唱的機會，沒想到任老師一口答應。每一個中文系八五級的同學都會清楚的記得那次雖然短暫但別開生面的演唱會，在教一樓 101 教師，任老師邀請張楚上來，把自己的講台讓給了這個籍籍無名的毛頭小子，自己則走到教室第一排座位上，像一個學生那樣規規矩矩地坐好。一個花絮是，我們年級一位漂亮而性感的女同學在眾目睽睽之下直接從教室後面走過去，坐在第一排任老師旁邊，那是我們心裡都想去坐但不好意思去坐的位置，她勇敢地坐了過去，引起幾個男生的噓聲和一陣善意的笑聲。沈浩波說，任老師培養了中國當代詩的半壁江山，可能任老師自己都不知道，日後成為“魔岩三傑”的張楚那時茫然、無助、路途渺茫，他的舉動給張楚的是激勵，是溫暖，多年後張楚依然記得那次非正式演唱前的激動和忐忑。

三、

任老師是老師，更像是父親，他的詩文高逸不塵，生活中卻十分接地氣。

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樣，我與伊沙都期待吳兩倫是應試天才，讓我們毫不費力地享受別的家長艷羨的目光，而現實是兒子的成績總是差強人意，小學時甚至在語文和作文方面也表現平平，讓我一度頗為煩惱。

那段時間關於孩子的學習我與任老師進行過多次電話交流，向他請教教育孩子之道，我知道任老師女兒任汀學習很好，一直是任老師的驕傲。任老師給我講了三點：第一是一定要給孩子選擇最好的學校，不是虛榮，是給孩子最好的教育環境。第二是一定要與班主任處好關係，要學會“巴結”老師。談到這一點時任老師特別強調，我們一不巴結有

錢的，二不巴結有權的，我們巴結有知識的。第三是一定要讓孩子在班裡當個小幹部。現在孩子都是獨生子女，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要培養他們獨立行動、獨立思考，有擔當，敢負責。任老師的話被我視為教育孩子的“聖經”並身體力行，努足了勁讓吳兩倫上了西安最好的中學，儘管在那個競爭激烈又殘酷的學校，吳兩倫備受煎熬，飽經挫敗，卻練就了很強的心理素質和抗擊打能力，在挫折中能夠處變不驚，像一隻堅韌的烏龜始終叨著別人的尾巴，沒有走到前面，卻也始終沒有掉隊。2014 年吳兩倫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電影系，成為他曾祖母、我和伊沙的校友。

吳兩倫考上大學後，我第一時間給老師報喜。那時任汀已經考入哈佛大學一個極其難以申請的專業，好像是生命管理學院，任老師特別自豪。我和伊沙唯心地議論，老話講“人瑞得子多神童”，任汀這麼優秀，肯定與任老師與 FF 年齡差距較大、任老師大齡得女有關，哈哈！那一刻我真恨不得伊沙能比我大上那麼十幾歲。不用說，任老師就孩子上大學以後的又給了我極為中肯的忠告，那就是：必須學好外語！必須要有自己明確的努力方向！他強調，孩子熟練掌握一門外語的好處不說老 G 你也明白。我確實明白這其中的道理，但我做不到了，孩子大了，像一隻風箏越飛越遠，我能做到的，就是確保自己手中的那根線不要折斷。吳兩倫大學四年，寫詩，寫劇本，拍攝電影短片，日常生活中低調羞澀的他在北國劇社的舞台上參與演出了一堆話劇，但對英語始終提不起興趣，托福成績成為他出國留學唯一掣肘的要件，真的有負責老師在他成長過程中一直沒有缺席的關注和指導。

四、

大學的師生關係相對比較鬆散，大部份老師都是課上粉筆一扔，課後隔空相望，倘若不是特殊的緣分，畢業後能見上一面就很不容易，能有機會接待自己的老師是件難得的事情。我比較幸運，2005 年左右接待過已經在珠海分校文學院工作的劉錫慶老師，去年五月底的時候，任老師應邀來陝西參加新世紀詩

典商南詩會，我極力邀請他會後在西安玩幾天，這是我與伊沙一直以來的心願。任老師說他只有三天時間，之後就要趕回四川，學長李怡給他安排的課程錄製已經進入尾聲，週一要完成最後一節課程。

為了準備接待任老師，我把他到西安的每一個細節都考慮到了。首先是住宿，當然不能住在酒店，他一個 82 歲的老人家單獨住酒店我們不放心，住家裡，方便我們照顧。然後是飲食，西安的特色美食還是比較多的，計劃帶老師品嚐的小吃有羊肉泡饃、粉湯羊血、肉丸糊辣湯、biangbiang 麵等，這些都好消化，適合老年人的胃口。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要到景點去逛一逛，秦嶺的自然風光，西安得天獨厚的歷史文化資源，鐘樓、城牆、大雁塔、兵馬俑……好像沒有一個禮拜時間是逛不完的。還要有次大聚會，去年剛好是我們畢業 30 年，同學們正在群裡討論 30 年畢業大聚在哪裡舉行，把北師大中文系八四、八五級在西安的同學都叫過來，還有什麼比和自己的老師一起聚會更有紀念意義呢？

但是老師似乎對吃和玩興趣都不大，帶他去吃西安小吃，他只選擇了一碗麵，我還暗地裡慚愧，與四川美食的極端味蕾體驗相比，西安小吃真的是小巫見大巫，難怪老師吃的沒有興緻。唯獨聊天時精氣神十足，走到哪裡聊到哪裡。大唐不夜城的夜景美不勝收，遊人如織，各種秀場一個接著一個，但在老師眼裡似乎不存在似的，他只關注詩，與維馬丁聊，跟伊沙聊，從晚飯後七點開始一直到深夜十一點，從唐城牆遺址一直到大雁塔，侃侃而談，毫無倦意。那個晚上璀璨的的大唐不夜城存在的價值就是做了這個不知疲倦的老人家聊天的宏闊背景。

那天晚上我一直擔心把老師累壞了，畢竟是古稀老人。我沒有照顧老人的經驗，我母親與任老師同歲，心臟不太好，有一年從老家過來住，在我家住一個禮拜，擔心她心臟病發作，晚上我要起來好幾次到她房間看她，呼吸重了我擔心她心臟不舒服，呼吸輕了我會驚得一身汗，要去探一探她的鼻息，搞得母親

也不勝其煩，說自己沒病也被我嚇成心臟病。對待任老師也是如此，晚上起來幾次，隔著門縫聽到裡面輕微的鼾聲我才放心。早上起床後談及此事，任老師對自己的身體倍兒自信，也是，他具備了長壽老人的所有特徵，沒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胃口不錯，體力充沛，爬山不輸給年輕人；精神極佳，思維清晰，保持著對詩的熱情和獨立的精神，還幾次提及要寫一篇關於伊沙詩的評論。我們都毫不懷疑，任老師活到九十歲沒有什麼問題！

任老師在西安三天時間，吃了什麼，玩了什麼，我都快記不清了，唯獨對老師講了什麼記憶深刻，他講他的故鄉邛崃，他的童年，從不在場的父親，傳說中美麗的母親，顛沛流離的生活，無從依傍的少年；他講他生命中的兩個奇跡，一個讓他 40 歲的生命再次回到 20 歲，一個點亮了他生命的第一彎新月，FF 和任汀，夫人和女兒，無疑是他生命中的兩道光；他講到 FF，音調都溫柔起來，講她比自己強，會開車，從家裡到他在師大的“辦公室”一般都是 FF 開車送他，“她也老了”，任老師說這句話時聲色很暗淡，充滿不捨，他心中的的她永遠要十八歲！任老師離開西安前，在西安的八四、八五級中文系的同學伊沙、李兆紅、徐三雄、楊燕生等一起在曲江池畔的一個酒家給他送行，任老師彷彿再次回到了課堂上，他講北師大詩群，每個人的詩特點和性格特點悉數掌握，如數家珍。他講散文一樣的中文系，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聽任老師講話是一種享受，高亢的激情，抒情的語調，詩意的語言，一氣呵成、演講般激越，讓畢業後浮躁了幾十年的我們，在聆聽中感受到一種浪漫和寧靜。

五、

2020 年 8 月 12 日任老師遽然離世，再有兩天就是他 84 歲生日。

於我們家而言，失去了恩師，失去了一位長輩，失去了精神上一直以來的依賴和慰藉。

他的世界，並不包羅萬象，躲在中文系裡為自己掙得一方平靜的書寫之地，實際上他一直是孤獨的。

他的創作量並不宏大，每一首作品的誕生都像對待一個精心備孕的胎兒，精雕細琢，詞語無限伸展，思維汪洋恣肆。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家的朋友圈裡都是任老師的詩文，以及追憶他的詩文，吳雨倫寫道：

《送任洪淵先生》

難能與
眾師之師
任洪淵先生的見面
是在磨鐵讀詩會上

從先生的朗讀中
看到一代文人的
驕傲 熱情
焦慮
遺憾

願造物主在天有眼
還先生以安寧

伊沙寫道：

《畢業風景》

31 年前的夏天
畢業前夕
我和老 G
流連在小廣場
附近的長椅上
看見任老師
帶著小女兒
在廣場上玩
他們玩得
那麼投入
老 G 說：
“上去告個別吧”
我說：
“別打擾他們
反正以後還會見”

老師的告別會我們沒有去參加，我們想對老師說：不叨擾您了，反正以後還會見面！

長空掛劍話傳奇

——懷念楊牧先生

◎方明

前言：楊牧，其人如其筆名般的優逸傳奇，當他溫文講述一段文學軼事或冷澀理論時，他是學者楊牧。當他遞上一杯親自調製的鷄尾烈酒而訴說詩詞的盈虛與情懷時，他是詩人楊牧。

漠漠的穹蒼，兩點時落乍歇，庭院數枝綴艷的櫻花，被風雨鞭打成數瓣稀疏賸餘之孤傲，所有生命自璀璨至凋零，皆是宇宙萬物法則最沉痛的定律。

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不祥的數字似乎容易引來不祥的兆頭，詩人畫家羅青於下午5:35來訊：楊牧走了……

楊牧對華文文壇的作家與讀者而言，既熟悉又顯得遙遠陌生，熟悉是其累累牽動江山馳古躍今的作品，宛如灼灼焚紅的火炬，燃照著時代文青與讀者被撫慰的心靈，陌生是先生的行徑像種植在庭園深深的含笑樹，只讓在高牆外熙來攘往的行人，只遠香陣陣，但卻無從觸及。

楊牧，我最熟稔的莊顏及名字，楊宅與“方明詩屋”由一道二十公分石牆分隔，且先生後陽台與詩屋客廳只有咫尺之遙，只要打開客廳窗隔，時會隱約感應到先生在案前沉思徐筆，或有書冊翻閱窸窣之聲，就算在春光媚景傍晚時分，他亦隱埋在斗室薄薄的燈暈下，讓詩神時而馳騁在袤廣的曠野上，或將謳歌

激沖在奇崖峻峰之湍瀑，不然讓吟詠鋪灑在月色下一條小小的溪流，潺潺道盡人間華燦及無奈。

以往在台灣大學“現代詩社”青澀臨鏡的歲月裡，與楊牧先生的緣分，也許在聲碎話長詩座談會上，也許在燈淡影重的朗誦台上……之後我赴巴黎悠悠的歲月裡，先生微紅的淺暈與嚴謹卻又帶淺笑的音容，隨著西雅圖與法國萬里迢遞的阻隔，彼此訊息有如“花落曉煙深”濛濛無覓。

江南春色盈盈的河流，總會邂逅兩岸迎風曳舞的垂柳。2003年初，有朝我踱步至北市敦化南路的林蔭大道，途經一間房屋仲介所，忽有一年輕業務員自店裡奔出，謂本大廈有很好的屋件出售，我推拒說既無預算也沒有準備要購買房子，怎知此年輕人希望我上樓參觀一下，不買亦無所謂……再談之下才知此仲介員是我台大數屆後的學弟，且此公寓原本是一間七十餘坪的大房子，因正逢SARS賣不出去，屋主情急將之隔分成四十餘坪及廿餘坪兩間公寓，以利脫手，那間四十餘坪的三天前售出，餘這間小而精緻的房子，室內幽雅安靜，四壁素潔，是讀書閒聚的好居處，因屋主急著現金週轉，竟首肯我亂出的低價格，並由在銀行任經理的同學擔保貸款，莫名的緣分竟可由莫名的散步而誕生由洛夫取名的“方明詩屋”。數天後晨光將

我推門外出，隔鄰亦響起開門的聲音，映入眼簾竟是楊牧伉儷，彼此有種關山迢迢卻同一城門的驚遇興奮……那是十七年前歷歷在目的契遇，春天總以曼妙樂章將曾經斷阻的詩心呼喚共舞。

接著下來的十餘載歲月，楊牧先生將西雅圖與臺北或花蓮的風景剪貼綴紛阡陌的拼圖，那一處故鄉桃園的溫好淨土，似乎只有在夢裡縈念那茫茫的分水嶺。

楊牧先生秉性內斂，不喜好交際營營的詩壇，尤避是非，平日專注學問與閱讀寫作，亦會聆聽音樂，讓柔囀的樂聲停泊在泛泛之詩韻裡。雖然先生個性溫良，但煮酒析解或評詩時，倒是嚴度鋒銳，毫不妥協，堅持“公理和正義”。而楊師母是一位十分細膩且充滿美感的人，將先生起居生活照顧及安排得浪漫及如是恰好，有一次楊師母宴請陳義芝伉儷與我到其宅所晚餐，她親手烹調每一盤佳饌，我記得其中一道蒸魚，肉鮮汁甜，襯以清蔥蒜片，媲美香港大酒樓之主廚傑作，方知楊師母不但是料理大師，武術家（跆拳道黑帶），以及環境佈置達人，實在很難想像這三種特性組合在一人身上。那天我曾作一詩〈調酒〉為記。

你微醺的容顏
仍不停搖撼手中緊握的調酒器
我隱約聽見
不止是花蓮的浪濤在澎湃
似非長江黃河迢迢之嘶喊
而是詩人只想用那股模真無忌的
語言拌入有點
戲謔的月色
斟出三杯滲有唐宋的騷氣
以及不甚解讀的黑格爾
驚逗人生

後記：2009年12月11日晚，與義芝伉儷到楊牧先生家中小聚，我們除飽嚙女主人盈盈細緻的膳食，其間先生更親自調製酒品共觴，時側見先生悠然神態，詩興滋生。

有一年除夕午後，楊牧先生與我聊及中國文人之“性格”，我因曾久居巴黎，拙於詩壇應對，先生不多批指，旋於



王渝 方明 楊牧(楊牧居所 2019年11月10日)

贈書裡提點“方明素心人”，可謂用心良苦。

楊牧先生生性謹飭，似乎趣事不多，但從其夫人夏盈盈處錄得一則：

早年楊牧先生在香港大學執教時，先生自認廣東話的聽力不錯，某日校舍人員領揚牧先生到其新宿舍，用廣東話向他說：“你自己睇睇”（意思即你自己看看），先生向夫人訴說：“舍監竟問我有幾個太太”，又某日，揚牧到香港移民局延期，排隊到窗口時遞上證件，移民官用廣東話問他：“是否你本人？”先生一直搖頭，該官員連問數次均得先生同樣反應，其夫人在旁邊急說“是”，楊牧先生反向夫人道：“他問我是否日本人，我當然說不是。”

楊牧先生堅信寫詩是嚴肅且偉大之事，必須殫盡心智去克服與突破，才能產生好作品。詩人羅門生性孤傲自信，喜好批評其他詩人作品，有一次楊牧伉儷與羅門蓉子到舍下作客，席間大家和融相處，舉觥皆是笑聲連連，落筷盡論喻詩喻典，可見楊牧先生在羅門心中的份量。

去年旅居紐約台灣詩人王渝返台，她是楊牧先生近一甲子的舊識，因王渝在台行程緊湊，擬想今年返台再去拜訪老友，幸好我堅持顧盼趁早，便於2019年11月10日我們叩開楊牧先生久辭見客之門，近兩小時的暢聊，在室內溶溶的燈暈下散出很多陳年往事……歲月永遠

使相對的故人溢滿物換星移之感嘆，這也許是楊牧先生最後晤見詩友的辭行。

也許眾人沒法接近大師，楊牧先生已遠去，一如他的詩作〈死亡〉：轉換為一種風景，的確，他留下首首晶玉的詩作，已化為長空閃耀的繁星，每一顆都有它的傳奇，激發人類追尋空靈之心。

備註：

楊牧伉儷曾收養一隻流浪狗，此狗全身毛鬃黝黑，故以“黑皮”取名，在先生半載西雅圖任教半載在台灣執鞭俛德暇應歲月裡，“黑皮”亦隨之乘坐飛機兩地奔波陪伴，先生在西雅圖之家居庭園樹木籠蔥，和煦的陽光煖煖篩照著彼此酣濃的人畜情誼，在台時刻，每次我到訪楊宅“黑皮”總是搖尾跳躍，然後安靜的蹲坐不言，彷彿專心聆聽如繭絲百迴纏繞滿屋的詩語，設想“黑皮”是同族類，這十餘年跟隨在大師旁側的歲月，相信亦因日夜沾濡雋逸的風騷而成詩人。

話說楊牧先生嗜呷啤酒，頻頻以此代水，不管是清晨黃昏，一樽沁涼的黃液流泉逍遙身心，這種飄然爽快的感覺也許亦是醞釀不絕如縷的詩之情話，故楊牧先生每次進購均以箱計，但亦小心翼翼從不同商店訂取，以避免異樣目光，直至年齒漸暮時，聽取醫生叮勸戒之。

先生本名王靖獻，從母性，自少喜愛夜空仰觀星月，善感織愁，往往深宵醒起，推門眺天而望其變幻，似乎將靈思飄向不可觸摸的太虛，也許星羅密佈的

穹蒼正在編織著先生的神遊。中學三年級時便與學長陳錦標先生合編《海鷗詩刊》，每週一寄登在《東台日報》的文藝版面內。先生初取筆名葉珊，三十二歲更名為楊牧，青澀之齡就讀台灣花蓮高級中學時，便將

詩作投稿《藍星詩刊

》、《現代詩刊》等……並於上世紀一九六〇年代仍就讀東海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時（先生後轉讀外文系），首冊初啼詩集《水之涓》（大部份是中學時期的作品）便由“藍星詩社”驚豔出版，時隔三載又以旋風之姿推出第二本詩集《花季》（那時正值臺灣各大門派為“正名”“現代詩”而激辯論戰），此時“葉珊”的知名度漸漸為詩壇廣知，之後直到一九六六年由當時頗有爭議性的《文星出版社》（社長為蕭孟能）印行《葉珊散文集》以及第三本詩集《燈船》，那是葉珊浪漫的青春情懷年代，頗有躊躇滿志心靈何處不消魂的流金歲月，上述三本詩冊與一本盈滿溫婉壯麗的散文集開始享譽正面臨文風蛻變的台灣文壇。

其實楊牧與“文字”的淵源不只是創作出近五十種大量的書冊，他的一生周遭均與“文字”結緣，其父是經營印刷廠，而他本人於三十六歲時便與詩人痲弦以及高中同學葉步榮等共同成立“洪範書店”，亦即後來發行不少文學叢書的“洪範出版社”。

詩人彌留之際，夫人夏盈盈在側邊輕唸楊牧先生曾為友人寫過的悼念詩〈雲舟〉：

凡虛與實都已經試探過，在群星後面我們心中雪亮勢必前往的地方，搭乘潔白的風帆或那邊一逕等候著的大天使的翅膀

早年是有預言這樣說，透過孤寒的文本：屆時都將在歌聲裏被接走，傍晚的天色穩定的氣流微微震動的雲舟上一隻喜悅的靈魂

家人遵照遺願安葬於花蓮海岸山脈起點，四周極目花蓮燈塔、奇萊山、花蓮中學以及東華大學，那些都是楊牧喜愛或曾留下生命痕跡的地方。

楊牧慈親也於愛子逝世後半個月仙遊，享壽九十九歲。

2020年3月17日完稿



楊牧 方明 小聚（楊牧居所 2015年7月11日）

此“雙”何等遼闊

◎劉荒田

——孫寬詩集《雙城戀》讀後

長期以來，出於“同是天涯客”的立場，我對於這一類從事漢語寫作的詩人、作家特別注意：在母國接受教育，生活過較長時間；繼而出國開啟另一種人生，移民資歷不短。他們的共同特點，有如這本詩集名的第一個字：雙——兩種文化，兩種閱歷，兩種視角，兩種鄉愁。

孫寬就是這樣的“雙城人”。北京和新加坡——“京城”和“獅城”，“‘雙城’將我的人生聯繫起來，我在幾十年的往復中，圍繞它，追趕它，超越它。”她這樣宣告。

出生、成長的母土和長久定居的異鄉二者，如果說存在因果關係，也是雙向。詩集中的“雙城”，如其說在地圖上遙遙相望，毋寧說它們糾纏在靈魂深處：

“無論我在哪裡，北京都像母親一樣操心／跟在我身後絮叨，我於雙城間／調換四季和細節／哈爾濱——北京，北京——新加坡／牛車水的巷子越來越窄，窄成二胡的弦／胡姬花漸漸開成孤獨的白玉蘭／紅牆下嬌嫩的迎春花，長出九重葛的粗獷與潑辣”——《雙城戀》

“雙”，將孫寬這一類移民詩人和相當部分的本土詩人區別開來。前者比後者多了一重觀照，他們將攜帶的“母國”與當下的“異國”作出比較，無論資訊的獲取、提煉還是思想的梳理、取捨都相當方便，從而調校自己的價值觀、詩觀、作品風格，因之呈現不同的面貌。這樣說，不是斷定不出國門必封閉，偏狹，而是指天時地利上的差異，當然，前者須為此付出代價——成為邊緣人。

“雙城”的方位，借用周作人小品文中的隱喻：“我是在十字街頭的塔裡”。並非象牙之塔，可以俯視熙熙攘攘的人寰，經受華洋風雨。上方，是覆蓋地球村的天空。形而上的“十字街頭”，更接通往昔與未來，實與虛，中與西，靈與肉。“我邁過種種標籤的溝壑，條

條皆歸途”。

雙城之間，有對往昔的反思：“這一代人的我們，也曾痴迷朦朧詩／想像世界的另一端，滿街金童玉女／某個六月後，我們的靈魂全部悄然結業／除了上課，下課，然後上班，下班／沒有人擁有天空，因為再也沒有仰望／我們走的這條路，從未下過毛毛雨／畢業的那天，我已經老成樹幹……”

有移民初期，植入異質文化的痛楚：“我被質疑一次次射中靶子——／小龍女，大陸妹，香蕉人，還有很多個其他”

有擺脫千人一面的自我警誡：“我與你如此相似／一樣的衣著，同樣的言談，人群中／一片灰色裡，我消失了／魚不在水裡，野獸不在野外／在養殖場，在動物園，它們躁動，它們嘶吼／它們也會恐懼，與我竟如此相似／城裡飛翔的是高速路，鳥兒只在詩裡哼唱／農民不在陌上，孩子只在補習課堂／空間擠滿擬象，而我，竟和你一樣”

——《我與你如此相似》

有充滿溫情的煙火人寰：“30年淚水淹沒了新加坡河／無法離婚的丈夫，兒子，是最陌生的人／歸鳥有巢，各自忙碌，父母正等錢看病／她重回20歲，債務的單據繼續覆蓋未來／孫子已會問，奶奶你有錢給我嗎？／她，哼著西班牙搖籃曲，燙衣如樂隊指揮／新生嬰兒般的微笑，點亮我的陋室……”

——《我的小時工是位菲律賓女傭》

有抵抗心靈黑暗的生動紀錄：“恐懼正在窺視我，焦慮伸出彎鉤利鋒／我屏住呼吸，閉上眼睛／任憑它的刺舔過我的上脛和咽喉／其實，它懂得，我的若無其事”

——《抑鬱症是一隻黑貓》

有直面至親死亡的特寫鏡頭：“消瘦的肩膀瑟瑟顫慄／大衣蓋在剛挖出的濕土上／棉被阻擋怒吼的凜冽／淒厲的火終跳起桑巴舞／鄉佬給母親披上大衣，她又脫下，護住一片濕潤柔軟”。

——《穆斯林的葬禮》

如此說來，“雙城”的意義超越地理學，它指的是：“我與自己、他人、世界萬物，甚至宇宙星際之間的聯繫，也是任何兩種事物的內在聯繫”。這一宗旨，形諸《萬物的婚姻》一詩：“我與萬物的婚姻，沒有契約，無需承諾／我的眼睛在戀愛，它滋生汨汨甘泉，感知你”。“我駐留在寫作的寂靜裡／把黑夜寫出閃亮的星星”，是作者的初心。讀完詩集，強烈的感覺有三：

一，詩人的才氣。寫詩較於寫散文、小說，“工匠”的成分少得多。這本詩集，意象的繁縟與熨貼，想像力的豐沛，駕馭主題的自如，處處教人驚艷。

二，詩人的思想力量。挖掘尋常的意蘊，平中出奇，《中X魯兒童樂園的鞦韆》一詩可作範例，懷念童年之樂，乃人情之常。如果抓住鞦韆的特徵，寫到這一層次：圍繞“擺向兩處”著力，“我把鞦韆蕩去給星空，月亮和秋天”，“童年回蕩在歌聲裡，三文魚從大海歸來，高舉死亡的榮耀”，已算酣暢。然而，擺蕩並非一次過，回憶和現實重合多次，其意何在？“一切都是重複，才使重複／有了意義”。這才是畫龍點睛。

三，詩人的功力。煉字是詩人的基本功，集中不時有妙詞奇句躍出，如：“學生的眼神安裝定時炸彈”，“牛車水的糖炒栗子把鄉愁炒得香氣四溢”，“星星掛在車把上，震動著鈴鈴作響的青春”，“雨聲霏霏的鄉音”，“巨嘴犀鳥和鸚鵡，都剛剛喝下一片海”，“同桌尤其靦腆，笑起來的酒窩，盛得下村邊小河”，“九重葛收集過每一個指紋”，“誰的足痕已住滿塵埃”。

時間，已見於多少詩篇，然而這一首，讀來依然新鮮。也許，它是抑鬱症可愛的副產品：

“快樂時／從不到場／痛苦時／鋪天掠過的蝗蟲／吞噬一切／然後／再細嚼慢咽／空氣粒子”。

可見，《雙城戀》“只此一家”，不可錯過。

2020.4.9 於美國舊金山

為心靈安居

——讀生態隨筆集《一聲鳥鳴》

◎馬忠

《一聲鳥鳴》是華海的生態隨筆集，在這部風格散淡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從字裏行間嗅到植物的芬芳和山川河流的氣息。空氣、陽光、鳥鳴、禾雀花、筆架山、江心島、杜英、物候、勞作等這些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細節和元素，在他的筆下，成為了積澱在思想和文化中最有意味的意象，自然成為具有審美性和生命力的存在。與其它生態散文寫作相比，華海“情系自然”的審美動機，已由“自發”轉向“自覺”，可視為“生態寫作”的一個出色範例。

這是一部具有詩性氣質的生態隨筆集。這種審美特質的形成，一是客體，即自然生態本身具有的天然、純淨、豐富、絢麗等詩性內核，它們滋潤和陶冶了人的心靈和性情，激起創作的衝動和熱情，並從中捕捉和體驗人與自然的微妙關係，進而昇華為冷靜的思考；二是中華文化普遍的詩性特徵。我國的文化“是一種閃耀著詩的光輝的文化”。儒家和道家從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實現著人生的詩化。儒家講究積極進取，在對真與善的追求中實現著審美的愉悅感，並最終進入一種詩的境界。道家雖排斥文藝，但《老子》和《莊子》的語言和意境都優美如詩，老莊思想中對於自然的深刻超凡的體悟認知，這為包括自然山水生態在內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堅實的思想與美學基礎。華海的生態隨筆便是詩性文化的傳承和追求。比如：“回到一座山……只有回來，人與山的相遇重合，是聽從一種冥冥中的暗示。逆著向山外流溢出的清溪溯源而歸，然後在一棵老樹下停下，蹲坐在石頭上。讓生命還原，回到時光的流淌和陽光的寂靜，回到一株萌芽的草木和一隻鳴叫的禽鳥，也就是回到我原來的樣子。”（《時光短箋》）華海是一個細心的觀察者，也是一個勤奮的思考者，他具有深邃的自然思想和生態觀念，閱讀大地，書寫山川，與民間和大地建立了一種血脈相通的聯繫。也因此，生態隨筆集《一聲

鳥鳴》包蘊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道兩詩化的人生觀。如果你用心去感受，透過書中的那些文字，體味那充滿詩意的畫面，你就會進入作者所描繪的美好境界之中，強烈地感受到那種詩一般的韻味，為流淌在字裏行間的激情所感染。

我們說生態散文最高的美學價值，是以作家的憂患促進人們對生態環境系統的認識，以影響人類社會。簡言之，這是作家用文學的形式為保護生態環境發揮一種人類精神的淨化作用。生態隨筆集《一聲鳥鳴》抒發的是回歸家園的願望，當然，也包括重建人與大地和諧共融的良性關係的美好生態理想。“心理調整，其實就是生活的辯證，心靈的藝術。智慧是什麼？就是對內心的確認。”（《眼前即風景》）“個體生命置身於生命的共同體中，這是將主體和客體的世界打通，重又回到自然本身。”（《寫在早晨》）“事實上抵禦這種物質化和格式化侵蝕的方式，也只有讓生命點燃，向著夢想和詩意的棲居‘還鄉’……”（《一些午後》），而《在一個地方停下》一文裏有更為直接的表達：“現代生活中的人，活得越來越快，繁複變化的物質生活形態讓人越來越碎片化，向著自然的反方向奔跑，與此同時，人對自然的感受能力、審美能力也在不斷退化，手機螢幕、電腦螢幕、電視螢幕抓住了我們的眼睛，對身邊的自然圖景往往視而不見，似乎虛擬的空間便是我們的世界。這是否有些悖謬呢？”諸如此類，無不是對物慾橫流、喧囂嘈雜的社會中日漸缺失的那種精神和樸實的反思。正是從這個角度看，華海隨筆主要涉及自然與社會兩大方面，但他更為關注的還是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

與此同時，生態隨筆集《一聲鳥鳴》還展現了作者流動的哲理生態觀。詩人出身的華海，深受西方梭羅、利奧波德、卡森等生態思想家的影響，注重理性思維在場，藝術感悟和感覺珠聯，啟美抒寫和啟智思辨相融，努力把自然現象

同人類生命智慧、生存哲理和社會實踐結合，抓住人與自然之關係這一核心問題，展開敏銳觀察和深入思考，以表現文學美、自然美、科學美和哲理美。然而，他的這種自然情懷與傳統的自然審美迥然不同，他將自然之美放置在了一個萬物共榮的生態大系統中，並在多半情況下以溫婉可人的筆觸在呈現這個系統。親近自然，又不回避眾聲喧嘩的現代文明，他用閱讀和寫作，實現由現實向內心的轉換，為自己的生態思想輸入文學的生命力，並將其內嵌在對大自然深切入微的體悟裏。“每日給自己留一點時間和空白靜心反思，這也是一種留白的藝術。我們生活得過於匆忙，而且物欲太多，這就需要取捨，需要清理心靈中堆放得過多的東西。讓泥沙俱下的生活做一個沉澱。這樣泥沙沉積在底層，然後把它掏挖出去，河水自然又會恢復潔淨。”（《心靈的流水》）華海的寫作叩響的是靈魂之門。其文字裏儒家那種執著而又瀟灑的生活態度，那種基於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悅感，那種對樸素單純之美的領悟，那種融真善美為一體的價值追求；道家那種對待人生的浪漫追求，對待自然生命的珍貴愛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終極真理，都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生態散文要有個性。在這方面，華海已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語感和切入方式。首先，他的創作是大於文學的，他的作品不僅僅是文學性寫作，而且是具有生態文化內涵的文化性寫作，更具廣泛性。他的生態隨筆除了具備散文應有的基本特徵——精心的結構、美的意境、美的語言，更有觀察事物的獨特角度，寫別人未涉及的題材、進別人未進入的角度。由揚州南下，對於華海而言，粵北清遠是他的第二故鄉，也是他文學精神的棲居地。他在《回歸自然的可能》中坦言：“我從筆架山到靜福山的寫作屬於‘再棲居’或者‘重新安居’一類。我離開家鄉在異鄉重新尋找家園，一座山既是生態的，也是精神的，更是語言重構的。”（《重新安居》）由此也決定了華海生態寫作獨特的地域性。他的隨筆表達了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整體

性認知，重拾了現代人對自然的敬畏之感。這種謙卑的姿態在華海表達清遠的自然風物時得到了驗證。他的筆墨，是有嶺南山水氣息的，是具有自然寫作風格和調性的。生態隨筆集《一聲鳥鳴》語言既質樸又靈動，既樸素又華麗，切合清遠山清水秀、天藍地淨的自然環境，他和他的環境是融為一體的。

總之，收入生態隨筆集《一聲鳥鳴》中的文章短小精緻，雖常常只寥寥數百字，卻也細心地觀察了被常人忽略的各種自然事物，如平常的日出、一朵花開、一聲鳥鳴、一縷月光等，並以詩意筆觸細膩地描述出來。清新、詩意的文字，體現出嶄新的意境、語境和知境，富有生態時代特徵。“生命共同體”是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概念，華海的隨筆創作就踐行了這樣的生態理念。“中和之美”的思想是他隨筆創作的精神內核。整部作品充滿“綠色審美意識”，淡化物欲，簡化生活。捧讀之，一個對大自然有著敏銳的感悟力，具有鮮明的生態意識的詩人形象立於眼前。

（《一聲鳥鳴》華海/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7月）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1885年，赫列勃尼科夫（V. Khlebnikov）生於俄羅斯的通杜托夫，阿斯特拉堪（當今俄國的歐洲部份伏爾加河三角洲頂端的一個城市），1922年去世於蘇聯諾夫哥羅德州桑塔洛沃，享年只有三十七歲。赫氏長大的家鄉土地是伏爾加河，伏爾加河是歐洲的第一大河，波濤洶湧，驚心動魄滾滾向東流入黑海，因而那裡的風景特別悲壯和神秘，托爾斯泰也是在那區域長大的。英國哲學家羅素曾到過那裡，他說那裡很像世界最後之地，令作家們產生幻想。

赫氏出身於一個斯拉夫族注重科學的富裕家庭，曾遷家三次，少時見識甚廣，就讀於著名的喀山大學（曾參加學生運動而被押監獄一短暫時間）。之後進入彼得堡大學學習藝術、數學和語言學，接受了資產階級文藝流派未來主義的洗禮。

1910年後，他開始過身無分文的流浪俄羅斯、足及各地的詩人生活，而成為俄國未來主義流派的始創人。他的詩作只限於記錄在碎片的廢紙上，但是他的奧秘詩作在他死後對蘇聯詩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在大學時期，他只有改革詩語言的想法，1912年左右，遇到比他年輕的馬雅夫斯基，一起搞未來派的文學運動，兩人是核心人物。他們反對西方的神秘主義（Mysticism），和目光短淺的象徵主義派，將藝術視作一種社交功利。與其他的未來派詩人不同，他們注重事物和詞匯，而不是空想象徵和宣傳神秘主義，與美國的斯泰因、龐德和愛爾蘭的喬埃斯的藝術有些相似，特別強調語音學（Phonics），包括強調語勢和語音。

赫列勃尼科夫通過他自己的語言實驗創造出來了的“詞匯新天地”，使得詩鮮明生動。他用的斯拉夫語音卻難為一般俄人接受，但赫氏是個天才詩人，他能影響別的詩人而擴展自己的實驗，稱他自己的未來主義為“立體未來主義（

Cubofuturism）”。無論如何，赫氏是一個斯拉夫民族文化優越論者，他熱愛俄國和支持革命。他使用的詞變 zaum 感官能之變（trans-sense）普及於世。

赫氏的革命是一項巧妙的計劃，敏銳地迎合尖端科技的發展，復興古老而奇怪的文字及充滿達達主義的批評力，在他寫的一首詩〈我與俄國〉裡說：“俄國給了千千萬萬人的自由。／很好！／這是永遠值得紀念的……／但是，我把我的襯衫脫下來……”。

他是1912年發表宣言《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簽名人之一，他肯定了自己才是未來主義的創造鼻祖，認為俄國是生命力，西方是疾病的典型 Archetypal 的二分法。赫氏是個投內者（Introvert）離心者（Eccentric）。時時想及數學和時間，甚至於忘記用膳。他的作品很容易被左右派人誤解。他在飢寒交迫下死亡在諾夫哥羅德，戰後名譽衰落，並被指為形式主義的頹廢人物，完全被人遺忘。斯大林死後，赫氏的名譽恢復得較晚，直到今天，他的詩集還沒有出版。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新大陸》走過持續無間斷的紙刊出版30年後，本期正式邁進了第31年！當今世界電子媒介雖然無遠弗屆、普及方便，然而詩畢竟是一種高質藝術，其美學價值渾然自成，經時空洗練則愈能彰顯，普及與否並無太大影響，隨貼即忘的社交平台發表方式很難提供編審的過濾功能。因此，我們認為紙刊仍有存在之必要，更是本刊最主要的一環！同時，衍生的網站也不容或缺，newworldpoetry.com備有創刊至今的每期電子詩刊、詩集、各類特輯以及資料豐富的詩庫可供免費下載或瀏覽。

當然，我們亦利用網絡平台的優勢與時並進，隨著微信在華人生活圈和文藝界中的興起，2016年組建的《新大陸詩刊微信群》，不設限於詩刊的作者和讀者，所有愛好詩的朋友皆可參與，自由發表創作、議論，乃以前網站論壇的重啟，最能利用來發表紙刊不能全納的好作品。此群群主由達文擔任，群規及進群事宜請直接微信dawen98。此外，我們並於今年6月5日正式推出微信公眾號，每日或隔日或不定期選發創刊至今的文章和譯詩，由詩人蘇拉編輯，大家可掃描封面內或封底的二維碼關注、閱讀，或留言參加討論。雖然如此，但由於微信在美國的不穩定性，一切仍將以紙刊和網站為主。

溯自本刊在1999年12月55期〈編輯筆記〉中正式宣告：“名不正，言不順，作為一份新世紀的詩刊，自應以身作則……《新大陸》即期起宣佈這個詞（詩歌）的死亡，來稿凡不作特別聲明的，‘詩歌’一辭將更正為‘詩’……”。20多年過去了，大部份來稿仍然“詩”、“詩歌”混淆並用，可見“為詩正名”任重道遠，必須長期堅持，本刊至今對來稿的處理方法稍無變更，請作者留意。

感謝張子清教授的編譯，本期“美國新冠病毒疫情詩選”反映了美國主流詩壇對疫情和政府政策的反思，誰言“生活不是政治，政治不是詩”？

202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詩人Louise Glück的詩作鮮少押韻，散文般語調簡樸而不矯飾的文字能輕易將讀者帶進她絲毫不見匠心營造的抒情中，本期特發詩人蘇拉翻譯她的幾首詩作以饗讀者。

詩訊

首屆“猴王杯世界華語詩歌大獎賽”2020年10月18日揭曉，有新詩和舊體詩特等獎各一，另5名一等獎，11名二等獎，19名三等獎，90名佳作獎，2名榮譽獎，此外還有組織獎及入圍獎等多項，得獎人數眾多，蔚成大觀。

紐約“第三屆法拉盛詩歌節”將於2021年4月間委托《紐約一行》編委會舉辦；由2020年10月15日開始至2021年2月15日止徵詩和譯詩作品，凡生活在漢語非官方或法定語言國家和地區的華語詩人皆可參與。投稿信箱flushingpoetryfestival@gmail.com。

曾為新大陸詩刊初期成員的詩人區劍鳴於今年9月27日在寓所辭世，享壽83歲，已於10月9日安葬在洛杉磯橙縣紀念墓園。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人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一年 的華文現代詩刊 ◎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